



近來本市物價，如脫韁之怒馬，狂漲漫無止境。一般市民除少數投機奸商外，莫不疾首蹙額，惶惶然不可終日。若長此以往，直接足以威脅人民生活，間接足以影響社會秩序，前途何堪設想。政府當局實有迅謀適當緊急對策的必要。按此次物價上漲的最大原因，在米價的暴騰。據報載消息，自米價飛躍以後，各業商人均藉口米價昂貴，開支浩繁，爰將經售物品之售價，亦非法提高。根據確切之調查，多種商品較諸數日前業已增高百分之二十以上，亦有增加至一倍以上者。此次以米糧為中心的物價上漲，係是

在青黃不接初期開始，有持續增漲的趨勢。在此漲勢之下一般市民所希望於當局的，是對於當前的物價應有緊急的對策。我們對於抑平物價的根本對策，過去曾一再論列過，是增加生產，疎導來源，緊縮通貨數端。但是此等根本對策在今日尚有緩不濟急之虞。所以，為制止當前的物價漲勢，為減少此時民生所受的威脅起見，深感當局應本急則治標之旨，採取緊急措置。至於緊急措置，應着重以下各點。

論物價緊急對策

一、針對此次物價高漲的主要原因，應立即運用政治力量，抑平米價。大家知道此次物價上漲，是以米價上漲為起始的，也是米價的漲勢為領導的，所以目前如果能夠把領導物價上漲的米價加以抑平，則其他物價自可隨之而低落。至於如何抑平米價，當前有效的對策，惟有恢復戶口米的普遍配給。如果不是配米，麵粉雜糧都可，因為目前麵粉和雜糧的市價，並非低廉。過去戶口米配給量雖然有限，但每當一次配給，米價即平定下來。此一作用實不可忽視，而現在亦正需此種作用，以平定目前瘋狂的米價，然後再謀物價的久遠對策。所以目前應立即舉辦一次米、麵粉、或雜糧的普遍配給。

二、我們細察此次物價漲勢，其上漲的周期期內，較過去極為短促，且上漲的程度又極大。即以米價而論，在一週期內已漲二倍以上，其間顯有投機奸商操縱市價的痕跡。所以我們認為目前物價對策最主要的

一環，即火速澈查囤積，取締投機。

三、當局應立即頒布物價中止令，無論生活必需品或非必需品，一律中止於一定的價格，並嚴訂破壞物價中止法令的懲罰條例。至於人民購買必需品，不論多少，都須記錄其居住證號數於發票上，以便當局隨時檢查。同時再規定商品存儲數量，以每人一個月或二個月消費為標準，逾限必須登記，逾登記期而未登記者，一經查出沒收。

如何抑平物價，安定民生，為當局施政的最大課題，亦為成敗的最大試金石，但是決不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只要當局有毅然決心，必能衝破當前的難關。（五月八日）

半月刊 目錄

第五卷 第三期
第五十一號
六月十五日發行

論物價緊急對策……（卷頭語）…… 1

無言之美…… 蕭村…… 2

二刀毛的故事…… 金雨…… 2

厭的感覺…… 孟南…… 3

筆隨
厭的感覺…… 富萊蒂…… 4

猶太種族研究…… 穆山…… 6

青年的出路…… 東光…… 7

論引導游資…… 季左英…… 8

散文
論引導游資…… 季左英…… 8

畫血的計劃…… 霸珠藏…… 10

揚州行……（漫畫）…… 畫與文…… 柯夫…… 11

關於兒童文學…… 吉田宗治…… 14

大空之激盪…… 軍報導部提供

大上海之廚房…… 本刊特稿

邂逅……（二分鍾小說）…… 朝芳…… 19

莊子戲妻……（故事新編）…… 賽銀…… 20

無題……（詩）…… 陸穆…… 20

鹽粒…… 陸穆…… 22

學生徵文當選小說

毀滅…… 賜慧…… 24

正義的犧牲…… 官櫻…… 26

春去也…… 汪時春…… 28

封面畫……（母愛）…… 甲斐宗平作



隨筆

無言之美

蕭村

世人太饒舌了，於是現在怕聽一個人說話，怕看一個人說話。因為說話不外有兩種作用，一是掩飾自己的過失，指斥別人的短處，一是誇耀自己的真誠，賣弄自己的本領，所以現時代人的說話，有形無形的總不免含著自私和虛偽的因素。言為心聲，換句話講，當一個人說話的時候，無異就是他內心罪惡的表白與供狀，這樣看起來，說話却又是一件很笨的技能了。

我生平就是一個不懶於說話的人，所以我也最同情那些不懶於說話的人。許多朋友中，有的做了商人，學會說話的藝術，屢次看見我，都是絮絮叨叨的和不真誠不已，於是我心裏起了厭棄。以後，當我實在不能逃避而和他說話的時候，我總是低首無語，怕看他說話時這副「謙和」「忠實」的臉龐。我因為他太饒舌了，也許他又和大人們一樣的恨我還是一個不長進的孩子吧！於是我們從

此就疏遠了。也有的朋友，還是從前的那個老樣子，不懶說話，也不愛說話，有時我們默默相對，竟是經過了很長的別離，執手相看時，竟是好久也說不出一句話來，然而我們沉靜的心裏，却交流著純摯的熱情，從無言的寂寥中，暗暗地增長了真切的友誼。

一天，我們從公園裏閒遊歸來，後面尾隨著許多乞丐，亂嚷亂叫：「好先生！好老爺！做做好事啊？」「可憐我瞎子……修福修壽……」「……心好得好……功德無量啊！」

「發財的老爺唉！」我們一個也不理睬，加緊了脚步向前走，但是當我看見路旁冷冷地坐著一個蒼顏白髮的乞丐，無聲地流淚時，忽然被他感動了，趕上去遞給他拾塊錢，老者不能說甚麼，但無神的眼裏充滿了感謝的光。這時，後面有一個中年的乞丐發怒了，竟向我大罵起來：「蠟燭：蠟三：蠟燭：蠟三：同行的朋友，只是會心的微笑不已，暗自地說：『這是因為你太饒舌了！』」

也不知是甚麼緣故，近來我更是喜愛沉默了，覺到一切的說話都是多餘的。人類的感情，倘使建築在說話的表白上，總是虛浮不能持久的，惟有寄託在心情的交流裏，才是真實而且永恆的呢。這世界原是一個美的，但一切幽美的情緒，都被說話破壞了。有人說：「至情則無言。」這句話確是對的，一個人內心的悲哀，不是說話可以吐露的。人當最快樂的時候，往往只會興奮得流下眼淚而說不出話來。這才是「至情」，也就是「真情」。否則，當你嘴裏能夠說出「我真悲哀」「我真快樂」時，多少已含有虛偽的作用了。譬如，一個女子，對他的戀人說：「哥呀！我愛你，時刻也不能離開你，永遠的忘不了你！」又那有含情無語，凝眸微笑的美呢。所以無言就是真善美，而說話則是真

善美的破壞者。

一個朋友和我說：「你且留心：聽那老奸巨滑的商人談幾句話，真可以得到無限的人生的經驗！」

「唔唔：」我有竟無意的從鼻孔裏哼了兩聲，是說不出的矛盾心理，也許正這體驗這位朋友所嘗受的人世辛酸的苦味。

我姨父是一個商人，曾經關懷我說：「這孩子：太老實，見人說不出話來，這是很危險的！」我想：「你也太聰明了！」

「你太饒舌了！人啊！不久將睡在地下；住口罷；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

——希臘詩人巴拉達思(Palladas)

二刀毛的故事

金雨

南京人稱姑娘，叫「二刀毛」。

大概是因為頭髮的關係。雖然這支雅號，似有點粗氣，但也會顯得直爽。

以前，我認識女朋友，偶而，寫封信給她們，開首總是個「小姐」，甚至於「天使」。也有不少熱情青年，寫給愛人的書札，會用整形文字堆滿了美麗的洋紙，Miss啦，或者是Angie！

這樣，女朋友至少會對你有好感的，因為你抬高她的地位，就是尊重她，女人的野心，是想天下的男人都做她們的奴隸。不過，這封Miss, Angie的信被第三者瞧見了，會肉麻的。雖然，「情書」第三者是看不見的，假如被人家發現了，怎麼樣？男朋友，別不留意，女人拿愛人給她的情書，給第三者或不相干的人瞧，是有可能性的！告訴您，直爽的，還是這樣寫，「××二刀毛」中國的首都語，再標準也沒有。

怪，「二刀毛」這名詞，女人都不喜歡，尤其是海派十足或自認漂亮的女性，更覺得這個討厭。

一次，我在一個舖子裏買叉燒，生意異常興隆，旁邊圍滿許多顧客。

我掏出了錢，預備買兩只去。

夥計在嚷了，是老南京的口音，對着我說的：「喂，「色兒」，這兩只是那個二刀毛的，等一忽，馬上就有。」

跟着夥計的眼光注視到旁邊的一個漂亮的姑娘，頭髮卷曲的，著一襲曲線外套，履高跟鞋，風韻十足，一隻可愛的臉蛋兒，呵，我被這些迷惑住啦。

……我不要呀！

純粹上海白，是從這位漂亮的姑娘嘴裏溜出來的，很氣的離開這兒。

爲什麼不要？很快的就走？我明白啦，夥計把她這樣的一個美麗天使，呼作「二刀毛」了。當然，她以爲夥計太不尊重買主，尤其對一個天仙般的小姐，在許多人的面前，不應該喊作「二刀毛」，難怪她不要啦，很快的就走。

便宜我，很快的買着兩只，這該謝謝這個姑娘，也該謝謝說「二刀毛」的夥計。

書

行四

我愛書，超過愛我的生命，我一生的意識，完全寄託在幾冊花花綠綠的書上，因此我收入的大半，是用在買書上面，因爲除此以外，我覺得沒有再買可以比書更有必要的了。在每一冊大的小的薄的厚的書冊，我們可

以想像到每一個作者如何地絞盡了他的心血與腦汁，用了顫抖的手，一筆一筆地在紙上刻劃出來的作品，也可以想像到每一個作者完成了每一部作品以後，如何地用了欣悅的心情去撫摸它，用了嚴父見到敗子回頭的心情甚至流出了眼淚的情況，同時更幻想到自己的作品的受人歡迎而自己是成功的希望，因此在寂寞的時候，拿上一冊書，我靜靜地去推測到每一個作者的一切，同來解除我的煩憂。

同時，從每一部作品裏，我們又可以看到作者的能力與手腕，體味到作者的人格，更可以認清每一個作者的信仰，主義，以及人生觀，對於一切事物清晰的抑是局部的見解，讓我們細細地去考慮，咀嚼，由許多許多作品的「也就是作者的」湊合，使我們可以認清社會，認識人生！教我們如何才能在社會上插足，使我們有所信仰，並且得到精神上的慰安，鼓勵每個失敗的人，而給予一個光明的去向，勸誡每個成功的人，告訴他們驕傲是一定會失敗，使瀕死的人能增添生之勇氣！每一個的作者（無論他作品的工拙）的思想是高超的，人格是偉大的，值得我們欽仰謳歌頌讚的！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亦可以聽到，有許多許多的作者，著作成爲他們的畢生事業，爲了一部作品，他們不惜精力，日以繼夜地，時時執着筆，用了倦怠的眼光以及身心，僵僵着背，看一個個的字在蠕動過去，在寫成一部作品以後，不能看到它的成功而默默地死了去，這很明白，他們絞腦汁，滴心血，每個字每個字損折了他們的康健，造成了不可藥救的病症！

爲了悼念這些爲文化而犧牲自己的文化鬥士們，因此我愛書，當我拿到每一冊書的時候，我會用像用荷馬似的心情嗟傷地去翻閱

它，有的已經污損破舊，我認爲這是書的不幸，因而亦會不惜工夫地去裝訂整理，同時我又以一個藝術者的眼光，以任何的一處，或書面，或書脊，作爲觀點去欣賞每冊的圖案美，在書中的任何地方的一個字，似都充溢了文化志士的血腥氣，蘊藏了文化鬥士的靈魂，與他的著作同垂不朽！

書是供給我們智識的泉源，用這些灌溉給我們的智識，我們用來立身，處世，應付社會，支配社會，甚至改造社會，進而對整個的國家，世界冀能有所供獻，就似海航中的塔燈，指示出給我們一個光明的指標。

我感謝每一個作者，然而大多已到了另一世界中，因此轉移過來我的熱忱而愛書，收藏着書，在我的書架上，我以爲飄游着每個文化鬥士的靈魂，我感慨那些爲着作嘔血的我者，同時更感謝每一個作者給予我們，使我們在人生歷程要完成自己任務的方針，使我們澈底地認識整個的社會與人生，因而我愛書，超過愛我自己的生命！更爲了要使在地下許多的文化鬥士們得到少許的慰安。

厭的感覺

孟南爾

厭是一種感覺，人們會發生厭的感覺。厭的感覺大概都是主觀的。春天的院落里，早晨便有着麻雀們鳴噪不休，起初是感覺悅耳，日久便發生厭的感覺來，因爲起初聽麻雀吱吱喳喳的聲音是新鮮的，久了仍聽

着是吱吱喳喳的聲音，這就聽夠了，於是便發生厭的感覺。

差不多一般感覺都是如此的，我住在杭州安樂橋，橋邊有一家小商店，門前兼賣水果，老闆是一四五十歲了的婦人，早上起來，就可以聽見她喊着「阿少買！」（快些來買的意思），起初聽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住在此地久了，無論早晚都聽到她從不改變的喊着「阿少買！」的聲音，便覺厭了。

但是這種厭的感覺長久了，也就變作不以爲然了，譬如說，那喊着招徠性質，「阿少買！」的話語的婦人吧！起初她只不過是爲着生意而如此，久了，喊慣了却含了一些解寂寞的意義。而聽者如我，後來雖覺厭憎，但是那婦人依舊叫喊着的時候，自己是無法不使她再叫喊的，只不過諷刺的笑笑而已，雖然依仍憎厭着的。

中國一向有着「喜新厭舊」的一句話，便可證明人之性格感覺，話還是要從自己講起，雖然把自己說的是如何「喜新厭舊」，但是這樣也好避免一些麻煩。這還是要譬如的，其實前面的一些便可以作證例了。新近我買了一雙皮鞋是新的，色澤潤亮，穿着了便覺精神，這便是喜新的感覺，而舊有的，已經打了補釘，則遺棄在屋角落里，度着陰黯的悲運了，皮鞋已經舊了只能偶而於落雨的日子，穿穿了。

現在還要舉一些例子，這不能不說是別人的事實，因爲事實真正是別人的，有一個朋友娶了小老婆，這是喜新的感覺，而大老婆苦的生活着，這是朋友的厭舊的感覺，這似乎有如我的皮鞋的譬喻了。仔細想想也不可

同一而語的，老婆還是老婆，皮鞋還是皮鞋。

寫到這兒，鄰家的叫做小春的姑娘，從門外進來，唱着歌，歌唱的使我耳熟了，自己原來是不會的，聽慣了便也不由的跟着唱了，但還好，那小姑娘也是喜新厭舊的，因爲她是時常在學着更流行而新的歌，待着我聽的覺得厭憎了的時候，她又更換了，在哼着新從電影里學來的歌曲了。

寫了這麼些字，我是很想找些歡喜新，反厭舊的例子，然則遺憾的很，大概喜新厭舊的感覺是人生的性格，是推翻不了的了。就是上帝他們也把天氣分着春、夏、秋、冬四季，也是唯怕人們之厭憎的吧！

痔病，盜汗治劑

蘇苦那



大已那效最練抗各效活佳及效
蘇經即成新而病種病種活「及夜
治應大分科成作癆癆癆癆癆癆癆
用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中乃方有，俱與之於於於於於
自蘇之利法發對良愛愛愛愛愛
古苦有用操諸於於於於於

總發行所重松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猶太種族研究

富萊蒂

友 文

在我們不能不承認，在每一個時代與地域中，猶太人一向作為被誹謗，屠殺與流亡的目標的時候，關於這一切真正奇怪的事情並不是他們的迫害者的手段怎樣殘酷，却是猶太人的那種不可思議的能力，使得他們經過了這許多殉難的世紀，而還能生存到現在。別的民族在這個地球的面上露着它們的面，繁榮了一個時期，終於消滅了；只有猶太人能夠把他們種族的特性幾千年來永遠延續着。

科學家們一直在絞盡他們的腦汁，要解釋這個奇異的事實。然而不管他們怎樣研究，還是得不到一個充足的理由。有人說，比如，猶太人所以能使他們的民族長存到現在，就因為他們並不同別的民族結婚。要是的確是這樣的話，這種說數會使他們的長存變成一種更難以解釋的現象。因為這已是一種確立了的生理學上的原理，就是過度的一族繁殖會不可避免地使這樣的一個民族有着耶和華的那種教規，猶太人歷年來都在

同非猶太人結婚是一個歷史的事實。約瑟，那進入埃及的最著名的猶太移民，娶安的一個長老的女兒做妻子。在又一個國度裏，我們還發現一個叫做厄斯忒的女子嫁給一個波斯國王。在第七世紀，西班牙國王累卡杜甚至覺得不得不禁止同猶太人為婚。從底比斯，巴比倫和迦太基到紐約，列寧格勒和倍諾斯愛勒，許多以色列的女兒們願意把她們自己奉獻給那些不潔之手，也有許多猶太的兒子們寧願把異族的女子娶作他們自己的妻子。

地理的環境是有使外來的民族改變他們的外觀的影響的。猶太人散居在世界的一個個角落裏；他們生存在最各別的氣候下面，以及在最互異的人民中間。可是不管他們住在什麼地方，他們特殊的心理形態却是固執不變的。

有人發現有一種猶太人生存在撒哈拉的南部，鄰近廷巴克圖的地方，在那里氣候在陰影中常升到法倫表一百三十度。他們是在一千餘年以前從摩洛哥彼驅

進沙漠來的猶太人的子孫。他們的皮膚是黑黑的，他們的頭髮也是羊毛樣鬚曲的——這種樣子就是自然為黑人準備着以保護他們的頭蓋，免得受那過熱的太陽光逼炙。

宗教也常被應用來解釋以色列人長存的奇跡。可是別的民族也有他們獨特的宗教的，而到了一個時間就從地球的面貌上消失了。單是宗教決不能保存一個民族。宗教並不能產生民族，却正相反。比如釋迦，不管他怎樣智慧，他決不能在希臘人之間找得一個地位；他的突出的肚皮會激怒他們的美感，因為他們決不能接受任何同他們的美的定律相抵觸的東西。宗教的產生是適應某一種人民的要求。神智學者們有一個表達出這種意見的原理：「在門人預備好了的時候，老師就會顯現的。」在一個民族採取一個外國宗教的時候，它必然地會把它歪曲的。不管它怎樣普遍，基督教並沒有成功於產生一種一般的心理形態。何況猶太人早在獲得他們的宗教以前

就已發展成他們那樣有特性的倫理的輪廓。直到公元前二千年，猶太人的存在的踪跡差不多一些都沒有。最初的亞伯拉罕的子孫們是消失在不足道的游牧民族之間。是在公元前十七世紀的初葉，猶太人才開始以一種有特殊性格的核心在埃及顯現。而到公元前十四世紀他們的宗教才開始形成。

就是猶太人已把他們的宗教棄絕了，或者出於被迫，或者出於自願，他們的心理上的特性還是保持不變的。

還有人想從他們的無休止的漂流來解釋他們的性格。可是在這里他們把因果弄錯了。早在他們被迫離開他們的家鄉以前，猶太人就已發展成那種特殊的性格，那在他們隨後的幾千年的遷居上給予了那樣多的助力的。

以上的顯然只是些姑且這樣說說的說數，因為其中沒有一個能說出猶太人同其它的民族有什麼真正不同的地方。而到最近方被發現了一個在猶太人與其餘的人之間僅有同重要的不同：地們是實行從搖籃時代（誕生後八天）就割去包皮的唯一民族。

一個割去了包皮的男性，雖然並不由於那手術減少男性的生力的對於生理上的刺激即減少許多。因此他能有更大的自制力，也就更可能審慎行事了。

在平常的男子，正當他的人生最飽滿的幾年中，性在決定他的行動上是一種強有力的要素。猶太人在這一點上即有一種特出的本性：他們能抵抗性的熱情的衝動——實在差不多把性降落到一種策略的地位上去。在性的主題上能少

費去他們的想像力的人們，自會有更多的力可用到別的目的上去了；積聚金錢，或者在有着更高的趣味的，專注於科學，藝術或者政治。

自然，還有阿拉伯的小部落和某些卡夫人也是在施行他們自己割去包皮的禮節的。可是這些阿拉伯人施行那種手術在十三歲的時候，而卡夫人在春情發動期。在那個時候色情的刺激早已留下它的踪跡在他們的心理組織上了。現代的科學家們主張許多色情的複雜性早在嬰兒時期就種着根。

在亞伯拉罕同上帝訂他的契約的時候，那加在他身上的唯一的事務的條件就是他要立刻使他自己行割禮，而對於他所有男性的子孫也都要同樣做，這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耶和華還命令他的男僕都要行割禮，以及一切收歸到他的族裏來的人。以色列的創始者似乎已置放限定的力量在種族的問題上（弗洛伊德以為摩西是一個非猶太人）對於耶和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選民要割去他們自己的包皮與守他的禮節。一些也並不有單單後者就會足夠了的意思。似乎耶和華在堅持對於一種倫理的狀態必得有一種身體上的基礎。

這種訓練似乎對於割禮的效果會建立在一種更深切的了解上。差不多在表示所以要這樣確說，就因為它的倫理的効果。

我們可連帶述及一件有趣的事情，好像古代人已預知現代科學的最新的發現似的。埃及的長老有一個方法對於還在母親的子宮裏的胎胞就能確定它的性別。

。那方法是使那受孕的母親把小便撒在大麥和小麥種在那里的地方。在幾天以後，長老查察了那反應就說得出那所要誕生的的是男還是女，那在常人會看做是受到了天意。好些年來科學界把這些古代的相信認為迷信，算是一種時髦。然而我們現代的實驗室工作者却確切知道那長老是在有着堅強的科學根據的。因為現在已被發現在受了孕的女子的尿素裏那胎胞是男性還是女性在有着不同的分泌物的。這些分泌物使大麥和小麥有着不同的反應，是在使這一種或者那一種生長得更為迅速些。

猶太人所實行的割禮的效果可被分為如下的兩點：一，色情想像的節制，使更有自束的力量，而且更能堅忍；二，勇武精神的減弱。

從那後者的結果可說明為什麼猶太人，雖然他們在渴盼着權力，從不有要產生英雄的抱負。從歷史的黎明期起他們就一直在做着可憐的軍士。甚至在他們出發去佔據應許地的時候，他們為他們一路來的過道答應付給某種賄賂，以求避免同他們戰爭。就因為後者拒絕了，他們才向他們宣戰的。

那已使他們在全世界獲致了這許多憎恨的，的確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好戰的精神。在巴比倫，加爾底亞和倍諾斯愛勒的反猶運動只是在猶太人在這各個地方積聚了太多的財產的時候才開始的——換一句話說，就是在他們有什麼東西被劫奪的時候。

這並不是非猶太人在任何倫理形式上要比猶太人優越。非猶太的商人也會怕

願依照他們成功的猶太的競爭者的方法盈餘他們的財產的。要是他們並不成功的話，這大都是因為他們的才能還不夠。

通常猶太人並不是理財的天才，可是他對於他的能獲致成功有着不屈不撓的堅信。他的失敗僅僅激勵他走向新的開始。那所以使猶太人變成這樣可厭地不可征服的，就因為他們有那種跌倒了再爬起的性質，不問在什麼時代裏，或者在什麼環境中。因為他們能獲致這種現實的成功，所以他們覺得在他們的宗教中無需創造不滅的境界來作一種安慰（在摩西的經典裏是沒有對於人死後的引喻的）。上帝對於他的忠信者所有的應許都是非常現實的：「我會使你的牛羊繁殖，使你的妻子多生壯健的孩子。」

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現錢」應許。威嚇也是同一種情形的，「我會使你妻子的子宮中的菓子腐爛，我會使你生大癩瘋，等等」這清楚地指出摩西的宗教是為一種習慣於只講論人世間的現實的人所創造出來的。就是他們的言語也是很少形容詞出名的，那並不顯示他們是一直漂流的民族。

為要證實這種創造猶太人的是割包皮的理論是否準確起見，有科學家已觀察過他所認識的割去了包皮的非猶太人。從他研究的結果，他使那種理論有了一個更堅強的根據。

在非猶太人中間是為了衛生的理由

把他們的包皮割去的。要是這種傾向會繼續擴展下去的話，幾世紀以後會看到遍地都是猶太人那樣的人種了。而且因為這是由於心理學更勝於種族的，也許離開醫生們會能夠用他們的手術的刀創造猶太人的一天並不怎樣遙遠了。猶太人的舊法子是用一條精細的線，有時候甚至用他們的牙齒和指甲。現代的科學可應用一種更有効的技術，而且可用它來大量生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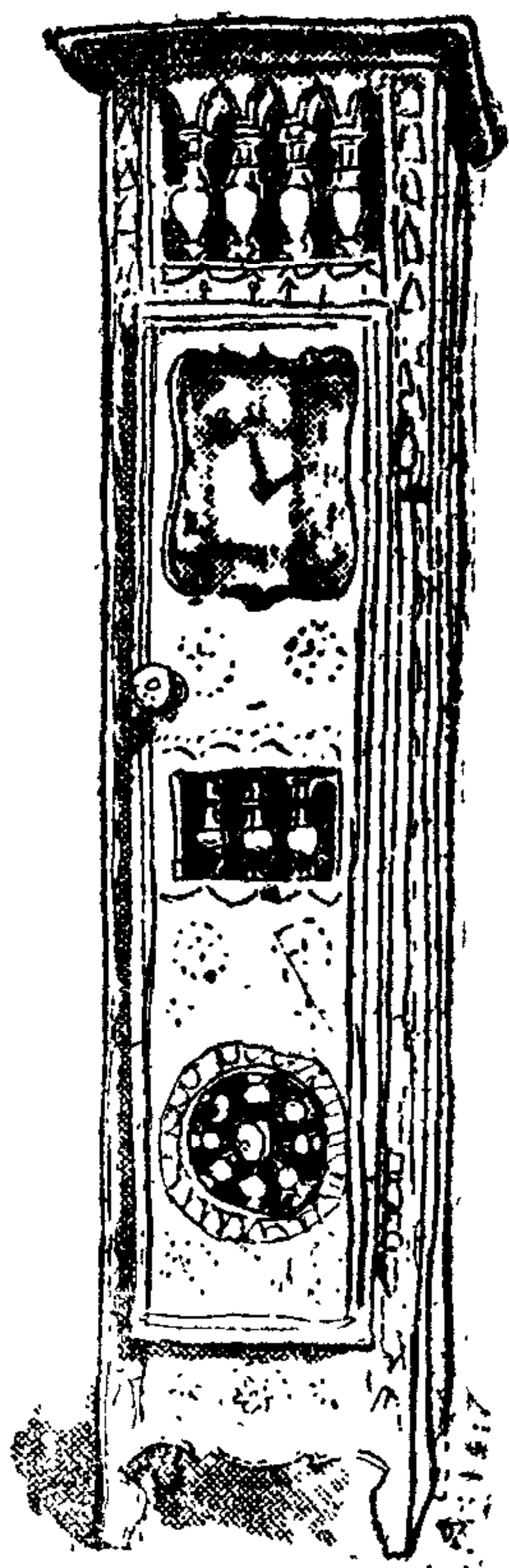
你對於猶太人在有一種怎樣的意見？或者你自己是不是已由手術的刀變成了猶太人那樣的人，或者你是不是願意為你的子孫應用那手術的刀？

止咳祛痰劑

咳快散

咳喘、氣管炎、百日咳、各藥房均售

東亞公司



青年的出路

穆山

寫在海保青年座談之後

最近，海軍保甲青年團召開過幾次幹部研究會。從思想，組織，工作到訓練各方面，都有過深切的研討。我被邀擔任司會，在各出席者坦白地發表意見之下，使我深深的感到：在現階段中，青年的出路在那裏？

現在，我先把研究會中各人的意見，用座談筆錄的方式，擇要記在下面，以供各位青年的參考。爲了紀述的便利，並綜合歸納各人相同的意見起見，我不打算把各人的姓氏發表，所以只用符號來當做代表——好在人的姓氏本不就是人的代表符號。

在座談紀述之後，我預備再寫些我個人的感想和見解。

以下是海保青年團幹部研究會的座談紀錄：

A：現階段時局下，正是青年的活動時期，本來青年是國家構成的一個重要基礎，所以每個青年必須具備建設新中

國的堅強信念。目前戰局日益苛烈，我們國家民族的處境將更趨困難，因之吾輩青年的責任亦更見重大；正唯如此，所以吾人的思想却不可有絲毫動搖，而信念是更要堅定。但，什麼是我們海保青年團——亦即是我輩青年的中心思想呢？

B：在現實下，只有興華保亞才是我們青年的中心思想。

C：要在興華保亞的信念下，發揮我們青年的力量，不管是爲社會，爲國家，都要貢獻出我們的力量。

A：興華保亞的信念，和海軍保甲的性格是相配合的，抑或是衝突的呢？

E：海軍保甲是中國民衆的保甲，並且保甲工作是健全地方自治組織的一種方法，所以要想求得國家的復興，還須從各個地方着手，因此復興中華保衛東亞和海軍保甲，這兩者間的工作和使命是相配合的，毫無衝突。

F：爲興復中華，應該努力支持民族運動，以求獨立自主的完成。這種工作

的基礎，在於全民衆，而我們青年應該做民衆的前鋒。

A：剛才C先生所說的發揮我們青年力量，就拿海軍保甲青年團來說吧；我們團員應該怎樣的發揮力量而去工作呢？

C：我們青年團直接是爲我們地區內服務，間接就是爲國家出力。

A：說到服務，我要不客氣的提出幾個問題；這不僅是我們，我想任何青年，我都可以這樣的問他們，即是現在各團員的工作態度是怎樣呢？（一）是爲服務興趣而工作呢？（二）是爲責任觀念而工作呢？（三）是爲服從命令而工作呢？（四）是爲了「出風頭」或其他目的而工作呢？

B：這第一第二兩項是自動的有意義的；第三項雖然也是自動的，但也是有意義的；第四項則是盲目的無意義而且無意識的。現在，一般地說，恐怕各種情形都有，但願屬於前三項的多些，那便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了。至於第四項的情形，自然也所難免，如果這一類的人比例反較前三項爲多，那就太可痛心了！

A：我們如何可使團員自動的有意義的去工作呢？

C：我以爲訓練重於工作。

D：在訓練之先，還有組織的問題也是頗爲重要。

A：我的結論是：第一要確立中心思想；在中心思想確立之後，再嚴密的組織起來；有了嚴密的組織，然後可有嚴格的訓練；這樣，才可做出良好的工作。

上面是座談的紀錄，當然在研究會中，各出席者提供的意見非常之多，還有許多是屬於細目的，因爲篇幅所限，我只擇要摘記如上。

以下是我個人的感想：

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在現階段中，青年的出路在那裏？這是在海保青年座談之後所深深感到的一個問題；同時，恐怕也是我們中國千萬青年所感到的一個問題吧！

在國家政治無辦法的時期，無可諱言的，青年是非常苦悶的，特別是我們中國。當辛亥革命的前後，青年們在推翻滿清，創造民國的史實上，曾經盡過了最大努力，得到了相當成就。可是由於袁世凱的背叛民國，濫竽稱帝，不特使革命不能徹底，而青年的意志也因種種原因消沉下去。直到民國八年，以五四運動爲契機，青年的活動重又抬起頭來。後來的五卅運動，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直至七七事變而演成中日戰爭，在這些過程中，青年們始終活躍於民衆第一線。若只從表面看，實可稱爲青年運動的黃金時期；可是把每次運動的內在情形分析一下，不是被利用而盲從，就是受誘惑而動搖，光明純潔的固然有，但是比較的却很少。一般的說來，仍不免失望與痛心。

七七事變以後，中國的青年可說是統一在「舉國團結一致抗日」的要求之下而展開了有力的救國運動。不論國民黨或是共產黨，都把握住民衆的抗日情緒而領導青年向抗戰之途邁進。雖然領導階層在內心上含有利用青年以作穩定本

身統治權的副作用，但是在廣大的青年羣裏，誰都認為抗戰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在那時期，青年們便轟轟烈烈地表現出他們的力量來。這是中國青年運動史上復興的一頁，也是登峯造極的一頁。

後來，「抗戰」被譽為「拖戰」，而汪先生又在南京倡導起和平運動；另一方面，延安與重慶間又因皖省所謂新四軍事件公開的對立起來。不管重慶南京或者延安，都有其救國的理想，各有其動聽的理論，可是「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青年們究竟應該走那一條途徑呢？

徘徊，觀望，盲從，頹廢，墮落，這是目前中國青年的通病；還有嗎？就是苦悶——爲的沒有出路而苦悶！

這裏，姑以和平區而論：官貪吏污，造成政治的腐敗；「窪步」之內，皆有匪蹤，「暴露」出軍隊的無力量；經濟管理不合理，物資統制不得法，以至於奸商囤積操縱，使民衆日常生活遭受到嚴重的威脅。總之，一切的現實，幾無一件令人滿意。在有理智而純潔的青年看來，那能不灰心？坦坦的說一句：優秀青年，都憧憬着「內地」，誰都想跑到「內地」去；還有，不是頹廢，就是自甘墮落。大學生從爲色情享受而跳舞而轉變到斂財而「派對」，你能說不是腐化到了極點墮落到十八層地獄嗎？再說到了時局的演變，有不爲德國的崩潰而發生幻想的嗎？有多少人能堅持着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念的嗎？這些都是值得嚴重注意的事，同時更要緊的就是應該指

出青年的正當出路。

針對着現實，我認爲應該做的事太多了。政治的修明，軍紀的整飭，經濟政策的糾正，物資流通的強化，以及壓平物價，改善民衆生活等等，都是青年所熱烈盼望而認作政府好壞的試金石的。這些重大課題，當然應由政府諸公負起責任，至於青年本身，第一在乎能忍受苦難，其次便是堅定信念。能忍受苦難，便不致感到苦悶，能堅定信念，便不會因環境變換而動搖；這兩點，便是我們青年尋取出路之敲門磚。

什麼是我們青年的信念呢？就是與復中華和保衛東亞！這兩者是有相互連帶關係的。要與復中華，便要保衛東亞，換句話說，就是不能保衛東亞，也就不能與復中華。我想：不管重慶的抗戰，南京的和平，其復興中華的目的則是一樣。不過前者是以日本爲對象，所以便站在英美一條線上，而後者則與日本合作，要將東亞人的東亞從英美手中解放出來。

原來中國的革命目的有三：一是反帝國主義以爭取民族的獨立；二是反封建以建立民主政治；三是反資本主義以完成共存體制。這都是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相吻合的，即反帝是民族主義的目的，反封建是民權主義的目的，反資本是民生主義的目的，而解放東亞，亦就是中山先生世界大同的初步發軔。

自日本實施新政策以來，東京和南京間所締結的盟約及一切措施，那一件不是合乎復興中華的條件呢？那一件不是合乎中國革命的需要呢？

基上所述，我們就該信賴日本到底，駢肩合作到底，日本得到最後勝利之日，也就是中國真正復興之時。這是現階

論引導游資

東 光

上海一隅，爲中國游資集中地區，是人們所公認的。因爲上海市在戰前，一方面英美等國對於中國經濟競爭甚烈；一方面國內資本家都注目於此，互相投資，來攫取厚利，於是造成游資過剩的現象。到了今日，內地各省區（包括和平區與游擊區，以及各鄉間），大都匪徒充斥，秩序不寧，經濟狀況不能安定，生產落後，於是這種游資，更形成集中於上海，比較戰前更激增到數倍，據經濟界最近估計，計達八十億元之多。

在戰前，該游資的活動場所，不外以紗布，外匯，外股，地產，食糧，以及火柴等，作牠的運用的目標；至戰時，則經濟都成爲政府統制；外匯和外股，更因大東亞戰爭爆發而斷絕，而轉變，於是游資的活動就不得不變更牠的方針，向地產，食糧，火柴，和華股（包括一般證券）市場進攻。其中過去數年，一切游資以地產爲目標，所謂某某地產公司設立者，殆如雨後春筍。但地產事業，因爲建築和材料等費用過鉅，獲利則甚薄，乃至無人過問。至此，則食糧，火柴，華股和一切證券，遂爲游資活動的目標。

但是，游資的活動場所，尚不止此，不過上項目標，作牠的大本營罷了。大概游資的活動，都以營利爲前提，但有時瞻前顧後，此漲彼落，驟獲暴利者有之；坐耗巨資者亦復不少，所以擁有游

資者，往往舉棋不定，甚至徬徨無措。牠的本身，未蒙其福，惟社會上已隱受其害。就黑市一般而論，因爲游資無所歸宿，不得不另闢蹊徑，除食糧，火柴，華股作牠的活動外，即一切通常日用品的囤積居奇，亦無不因游資所受的影響。

政府因有鑒於過去銀行將大量游資放出，以作投機事業的弊害，故有限制放款之舉；一方面更統制股票市場，並嚴厲處罰投機和囤積，所以游資氣餒稍戢。但最近火柴市場之掀風作浪，又達最高峯，一望而知，當然是一般游資所作祟。這種游資之在上海，竟成爲一種畸形的發展。

從經濟學來說，資金爲一切實業之母，用在作生產事業，則資金投於正當用途。例如：農村放款，以鼓勵農民之勤加收穫；農產因而增多；工業放款，以扶助新興的一般工廠，他們出品很受目前的市場歡迎。所以將過剩的游資，引導於生產的用途，一方則農工商各事業，在戰時可獲得復興機會，另一方面，即使有游資者，亦可得到相當的利潤。三者於國計民生，都可裨益，所以我個人的意見，對現在如金融上，社會經濟，非澈底的改絃易轍不可。如是，則所謂游資，方能納入正軌。



詩論

英左季

來討論一下。

詩與藝術

文學既是藝術的一種，詩屬於文學，所以詩也就是藝術。不過，藝術的範圍比較廣泛，能夠包含許多普遍的技術，故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表現出的思想，大都偏於狹隘一方面。祇有詩，它有特殊的性質存在，有敘事，有抒情，有理論。詩的效力和普通散文小說不同，乃是靈感的表現，思想的結晶，一種有彈性而多方面發展的藝術，一種喚起情緒的，以經濟的文句象徵真理的藝術。

舊詩與新詩

中國古代的詩，當然以詩經為蔚蔚巨著，詩經裏的內容，雖分為風雅頌三類，但考其作者，却是人民歌謠居多。他們所作的詩，原來為發洩自己的情感而產生，往往在自然的韻律裏，不知不覺吐露出來。可見那時的詩，已是非常大眾化了。

但後來就產生了詩的格律，其所以產生格律的緣故，原來為自然音節的積聚而成了一個

範圍和限制，俾便易以著作而避免粗製濫造。然其弊終至束縛自由。於是到清末民初為止，所謂舊詩，終於束縛於格律之下。其中各時代詩人的詩，大約總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特徵，無論社會自然風俗人情，都由詩中表現出來。而且偉大的詩，也實在多得，像古詩十九首，唐詩裏若干詩篇，的確神絕千古的。但是後來的劣等詩，卻一天多似一天，故到遜清末葉，舊詩的命運，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其吟詠所及的範圍，也愈趨狹隘而無意義。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勃興，胡適之先生等就提倡新文學代替舊文學；語體文代替文言文。同時也發出解放詩的呼聲，自己也集合了同志創作新詩，雖然終還脫不了舊詩詞的形式與氣息。但對於他們毅然改變，開闢出中國詩的新環境來，這種功績，誰也不能否認的。自從新詩初創以後，各家或以各種風格出現，其中幾經變異，詳細情形，我也不十分明瞭。不過有一點鄭重要提出的，就是由格律派詩變為象徵派詩而終於在民國二十年後，奠定了詩的基礎。

象徵詩與格律詩

在中國詩的發展過程中，徐志摩先生，他受了歐美詩的影

響，無形之中，所作的詩就歐化起來了。西洋詩大部是有格律的，排列得整齊，和我國的舊詩一樣。於是，徐先生的詩，也整齊得非凡，而且滲入許多濃膩芬芳的字句，讀上去美麗馥郁，有春天羣花怒放的氣息，一時詩人，紛紛效法，因此那一系詩人就稱為新月派或格律派。徐先生的詩，熱情橫溢，表現力原也相當強，微有浪漫派詩人的作風。但流弊所及，便只求形式格律而忽略內容，被人譏諷為豆腐干詩。因為新詩方被解放，現在又墜入束縛裏，自然有一班人不以為然了。格律派衰弱下去後，象徵派就活躍了。像李金髮先生受了法國文學的影響，所以他的詩就成了象徵的詩。象徵派的詩的特徵是有深意，有含蓄，有力，有美，尊重自由經驗風格節奏排列。但象徵的詩，是比較難以懂得的。惟其所象徵的，乃詩人一己之靈感，故一時他人或者不易領悟。然而其大約的意義總可以隱約得一些，憑了這一些模糊的影子，再進一步求探，你或能得到良好的結果。偉大的詩，它的佳處，就在百讀不厭，今天讀了得其某點意義，明天讀了又發現了他一點意義，終於使你心迷神亂，應接不暇。然而，

有些象徵的詩，實在太象徵了，任你拼命去讀，一遍二遍而至百遍，終覺得莫明其妙，但又不肯說不是詩，因為詩是詩人靈感的結晶，假使理解不夠，詩論沒有讀過，却說那詩不這懂，不是侮辱了詩的作者了嗎？然而話又要說回來，雖然詩要象徵，但是太象徵了後，懂的人等於鳳毛麟角；或者竟其絕跡。那末試問，你的詩寫給誰看，不是違反了文學大眾化的真義嗎？

詩的定義

詩的定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有一個適當而完善的解釋。上面曾經隱約說過「詩是靈感和思想的表現」，但終不免抽象而空虛。現在把法國詩人保爾·梵樂希的話引下一些，以作詩的定義之解釋——

「散文好像走路，有一定的目標，常須以道路的崎嶇或平坦，目的地的遠近，體質的強弱，以決定其方向和速度。詩好像跳舞，純粹是所發的本身理想，它有一刻的歡愉，但當其完成其理想後，仍舊存在，雖經千萬次不變……」

看了以上一節，我可以還補充幾句。就是詩好像跳舞，彷彿在悅耳的音樂鼓動之下，靈魂發出忘形的歡欣或悲傷的呼喊，在多方面發展近乎理想

學生徵文當選

引言

藝術的種類，不外乎視覺和聽覺二類。建築雕刻圖畫是屬於視覺的；音樂是屬於聽覺的。祇有文學，它是綜合視聽兩覺的。它的集字成句，集句成章，是視覺的。它的節奏音韻語調，是聽覺的。所以，藝術雖可以包括文學，然文學却時常超越其他藝術而獨立，並且有統制其他藝術的能力。故文學實為一切藝術的總代表。文學的本身，包括散文小說詩劇本文學理論等幾類，別的我們不討論，且把詩

而永恆的衝動而已。

詩與靈感

在抽象一方面說，既是靈感的表現。但是靈感究竟是什麼？

一首詩的產生，在於靈感直接或間接支配文字。靈感和詩的關係是最密切的，小說散文，沒有靈感，依靠了思想的檢討，多少可以寫出一些。但詩不能，沒有靈感，就寫不出一句詩。就是勉強寫了，也是散文，不是詩。因為詩的要點，就是「靈感的表現」。沒有靈感，試想從何表現起。

然而正確的要具體說明靈感，實在非常困難，不過，當我們遇到了一種易起感觸的自然景物，譬如月夜散步，看見了樹影人影，就不由得生出幽美的想像來。又當你看了海面上日出，胸中就要發出雄壯的想像來。再如戀愛的破碎，事業的失敗，生命的死亡，凡此種種，都可以給我們一個驟然的刺激，生出恐懼悲哀和絕望的意識，就在那一剎那間，靈感觸發了。

所以靈感是一種最快的超越思想，而且它的過逝也是相當的快，但以我私見，比較來的時候多少總要遲緩一些，以致就在其時，詩的作者可以寫出一行行詩來。

我相信，詩是人人會做的。就因為感覺不敏捷，思想不活動，加以不能把握現實觀察自然，讓靈感麻木而隱藏了。以致能寫詩的人少，寫良好詩的人更少。

怎樣寫詩，是並沒有什麼法則的。有人往往在沉默中寫出詩來，有人往往在談話裏寫出詩來，有的在散步時，有的竟在夢裏，其實不過是觸發的不同和靈感的趨向所異而已。

詩的要素

詩的要素，大約可分為二，就是內容和形式，詩的形式，比較內容是次要的。第一詩不要是散文；散文和詩不同，上面早已討論過。詩是詩，散文是散文，絕對不可以把散文折斷後，一行行排列起來就算是詩。這一點，寫詩者特別應當注意的。第二是每行詩的排列，最好依音節來分，詩句也不宜過長，因為長長的詩句常流於生澀而不流麗，累贅而多病。

至於詩的內容呢？詩的內容要有含蓄，有深意，有豐富的情感和高尚的理智。生澀枯窘的詩固然是不好詩；但專以美麗濃膩，既不生動又多堆砌的形容字句來勉強敷衍的詩，我們簡直可以不容氣地逐出於詩之門外。詩的節奏，當然要和

音樂一般地有週期性的旋律。不疾不徐，高低抑揚，務須要達到和諧靈敏的地步，讓詩的純潔和美充分表現出來。而且，切不要顧全了排列的美觀，而委曲了音節的調和，因為音節是比較排列重要，詩的排列，根本要依賴了音節才成呢？

還有鳥語流水行雲雨聲等等自然界的音韻，無一不是一種天然而完善的音節。還有，切忌在詩裏拖一條光明的尾巴，假使在詩的末後，發現有「光明的大道邁進」之一類句子，那就把全詩的好處都打破了。

詩的發展

詩在一般人的口裏，稱它為新詩，自由詩，白話詩等。以我的意見，詩是詩，不必冠以什麼形容的字眼。

說也慚愧，中國自從新文學勃興以來，到現在為止，小說和散文和文學理論方面，雖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至少已有相當成熟的作品貢獻出來。戲劇在事變前，雷雨，日出，原野等也有相當的價值。現在戲劇已經發展到極盛時代，無論渝地或本地，戲劇在文學上的地位日漸鞏固了。獨有時，戰前的作品實在好的極少，就不

過臧克家戴望舒李廣田等諸家比較有些成就，現在渝地的情形不詳細，以此地來講，作品比以前究竟大有進步，然而粗製濫造的作品，也不始沒有。總之，離開水準還遠呢？

貧困底原因

以今昔綜合一觀察詩，所以貧窮到如此地步，當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如國家的多難多事，詩作者生活的不安定，詩的本身的困難，理論的不澈底，經過時間的短促，以及文化印刷出版事業的落後，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然而最大的一點，還在於一般人不瞭解詩和

詩人自己不瞭解詩。現在有許多詩人，以為詩不過是隨手寫寫就是，排成一行行就是。沒有靈感，沒有思想，觸發既不充分，觀察又不精細，情緒更其不一致，平平凡凡，一行行折斷的散文而已，絲毫沒有詩的氣息存在。有的却已走入歧途，昏昏噩噩，胡言亂語，他寫的所謂詩句，神奇鬼怪，特別生僻，讀了之後，非但不覺其象徵之深，只好莫明其妙，望詩興歎，啼笑皆非了。某次一個雜誌的編者對我說，這刊

物每次來投稿的稿件中，到有半數左右是詩，但是優秀的作品，實在百無一見，因為詩的字數少，形式上容易寫，所以寫的人特別多。其實大錯誤，詩要融合了靈感才好寫，然而靈感的出現是非常偶然性的，就是出現，稍一疏忽，就逃逸了。再欲勉強求之，經驗告訴我，實在不可能。

至於一般人的對於詩，大都是輕視的。曾有一天，某人一口氣做了八九首所謂新詩譏笑我，但我有何法呢？除了始終沉默以外。而我有一位很有學問的父執，也曾經不屑地說過，「詩是什麼？散文而不是散文；詩不是詩，自由得變成一隻四不像！」

話還是讓他們去說，詩還需要我們來做。

我再來重覆說一遍，詩的效力和普通散文不同，乃是靈感的表現，思想的結晶，一種藝術，一種喚起情緒的；以簡單的字句象徵真理的藝術。但是在藝術中，並不比其他藝術高超，不過比較多活動些而已。末了，我謹以至誠之心，為詩的前途祝福。

散文

血的計劃

霸珠藏

有人說：「若能假死而睡在玻璃棺中，可以看出呻吟者流的眼淚，誰是真心或假意。」現在我竟因患了體疲(TB)的半死，睡在病床上，辯證了親友們的真情假義，其實親友們的情義真假，早已看出，而此刻却更加證明而已。

爲了這一點兒意思，也不顧病勢的輕重，醫生的規諫。在病床上昏然握管，吐露些微事故，是亦言之有物。若祇牢騷，也不敢辭了。

當我在去年立夏之日，爲了紀念亡兒泌先而寫「重陽淚」序言，曾說：「我現在不寫，將來病重了就難能寫，若不幸而死了，就無人寫。」這幾句話，正是我這次病肺的預識，我要病，早已知道，但不知何時會病。

一月七日的午後，準備趕擬一個計劃，是限於八日午前交稿的；開始寫了四五行，一位不常見面的朋友，衝進室來，我於是攔筆接待他。

他的來意很簡單，只要我接濟他現鈔五萬元，我當時真是哭笑不得，似乎這八年來，還沒有朋友向我開口借鈔票，今天却竟破例而有了，而且是一個在我認爲最大的數目，這是可笑的事，實在說來，我連五百元的餘款也沒有，如何有五萬元借給他呢，這又是可笑的事，爲了他總是我的朋友，總算不把

我看成赤貧，便將我的真情實況告訴他，請他原諒。

這位朋友聽了我的真實報告之後，雖沒有大生氣，却已面有不豫之色，幸而他自動打了折扣——三萬元。我也不客氣的告訴他三千元也沒有，這可使他生氣了，入門時的握手，鞠躬儀式，在告辭時一概免掉而去。

他之後，我內心是難過的，只是愛莫能助，一想他還是做了官的，丟官也不過三月，就會拮据如此，嘆嘆今日生活之不易，靜了一會兒，仍就握筆撰稿，殊不知思路却紛亂了，無論如何不能下筆，恰好第二位朋友進來了。

這位朋友嚴格的說不算朋友還是親戚，他叫朱正，其來意更爲荒唐，大略是已經暴發「富」，想到要登入仕版，聽說我與某省長早年是同事，求我爲他「打幹」一個縣長之職，運動費無論多少，都以現鈔對付，這件事本來不可，雖然不必從中抽取佣金，就是代爲應酬也可白吃幾頓酒席，不過我早與政界要人之類絕緣，如某省省長者，我自自然記得是早年同事，豈能担保他不會忘掉了那一回事麼？並且打幹那運動，運動即賄賂，雖然那省的官，都出於賄賂，我却不願參加在賄賂圖中，污了我的清白，就直切了當我向那位「親友」說：「我不管。」

他聽了我說出這句失望的話，竟用引誘手段而說道：「兄台的境况我是知道的，久幹筆墨生活，何以善後，若事能行，老兄任第一科長兼祕書，也就你做實際縣長，我掛名而已！因爲你會三任縣長，自然駕輕就熟，又，刻下你若經濟拮据，我可先借二十萬元給你……」

我聽了這不堪入耳之言，便埋頭假裝草寫計劃，一句話也不答應。他以為我在考慮，就抽香烟等我答覆，一連抽了三枝香烟。我在稿紙寫了十幾行，可是完全與計劃無關的

字文，記得其中還有一「暴發戶想做官，求我賄賂難上難，省長難朋友，不是我的舅老信……」殊不知朱正竟看見了這幾句話，心中自然冰冷了，但還是鼓着他最後的勇氣問我道：「老兄的意思如何？」

我擱下了筆，注視着他，鄭重的說：「我不管！」

看樣子他要起身告辭了。門外却闖進來了個女人，因爲她來敲門，所以連朱正也吃了一驚，女人的打扮，可很驚人，披頭散髮，滿面爪痕血滴，大衣污塵泥垢，憤恨無已的向我們道了一聲「對不起！」

她就是自稱在上海只有我是她的唯一知己，凍女士名西，還不及待我招呼與介紹，她便向朱正問道：「您貴姓？」

朱正問道：「姓朱，朱洪武的朱。」

「朱先生！對不起！你們還有語要說麼，請等一會兒，我要先同凍女士兄談一談，在上海他是我唯一的知己朋友。」

朱正點頭又笑了，但沒有說話，我看出他在玩味凍女士說的「唯一的知己朋友。」

凍女士這才向我說，「珠兄！你還是幫忙我倒底，我我……，實在忍不下去了，因爲他又打我，今天方才打得我半死，我逃到你這兒來了。」

我明知她說明的他是誰，但爲了要使朱正明白她不是我的姘頭，便用了很鄭重的話氣問道：「誰個是他？他爲什麼打你？我不明白呀？」

她這時聲音發顫，眼淚盈眶的說：「他就是你上一次爲我們「拆」過一次的阿康。打我的原因，可就難說了，你知道我與他並未結婚，他又不供給生活費，公然還干涉我的行動，其實還不是行動，乃是文字？」

「就是我的日記上所記的故事。」她說時坐近一些，我只好退讓一些，「因爲在日記上記着我出去赴一個日本男朋友的約。」

「這是男人的酸意，也證明他還是在愛你啊！」

「愛！這樣的愛，我不敢接受，我也實在吃不消？」

「你要我幫你幹什麼？」

「我想到你府上住幾天，或者長住。」

「這事真難辦，我的太太會吃醋。」

「笑話！我們不是姘頭，她不能誤會。」

「她是最愛誤會的人，何況女朋友，住在家中來，尤其是一個無夫的女朋友。」

「你是存心見死不救了。」

「我沒力量救你！」

「咳！」

「……」

朱正見我們的談話已經僵了，便給一枝香烟與凍女士，並說道：「大家慢慢商量，或者敝舍也可通融的，因爲空有一個亭子間，不過先要得着敝內的同意。」

我本想明白告訴朱正，關於她的故事，但他既有心討好，我也不便多說。只聽凍女士立刻接口，甜蜜的叫了一聲「朱先生！」以後開始講敘她與阿康的同居經過。（即我數月前在本刊發表「拆姘頭」的全文）

我雖然沒有說話，但也要聽她說話，所以不能握筆寫計劃書了。由她與他對談開始，直到當差的擺出了碗筷在桌子表示快開夜飯的時候，朱正才同她告辭出去，聽說是同去看房子，我的計劃書，依然只有幾行字，於是開始再寫，構思了一點鐘，參考了若干舊稿，一面寫一面抽香烟，聽見壁鐘敲了五點才完稿，可是不能回家了，便以疲倦的身體，躺在沙發上睡到天亮，其實是沒有睡着的。

友

文

第二天的九點鐘，帶了計劃書坐車到愚園

路×號去交稿。殊不知車到靜安寺我忽的吐出了一口鮮血，這一吐便不會停止了。

以上是這一次病肺的發端，真是嘔心血的，個計劃書。

鬼

柯夫

民國三十一年春天的春天：我由××訓練班，受訓期滿了，不久便接着指令，派到日市一個地方行政機關去實習，由於我沒有家眷，只是單身一人，便住在機關的宿舍里。

機關的房舍，很夠氣派的，一望就知道是前清時代的甚麼官舍一類的地方，年代是很久遠了的。宿舍是在後花園，園里的樹木花草很多，空氣很為新鮮，這真是很好的居住區，所以我一住了下來，就便喜悅着，想着先前居住在亭子間里，受二房東的種種麻煩，和受種種惡氣的時候，我簡直就將機關的宿舍認為天堂中的住宅了。

然而不然，未幾對於宿舍的環境，便給予了我驚異的感覺，第一，園里有着一口石井，井本來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井水却未見有人汲取應用。第二，園子里牆角的一棵樹下，有着一座墳墓。第三，有着很好的宿舍，而無更多的人來居住。第四，居住在宿舍里的同事們，到了晚上，便都疑神疑鬼的，很少有人，獨自跑到園里去納涼：或者散步甚麼的。第五，物件時常缺少，差不多每個同事都嘗到了失竊的滋味。

宿舍我雖然感到很好，但是有着這些奇異的事件，遂使我也敏感了起來。

關於宿舍奇異的事件，我曾研究了一些時候，總是不得其解，要問同事們吧！說話是不怎麼方便的，日市的話使我難以理解，我和他們說話，他們也是如此的，但是他們也很奇異我的，因為我會汲取了井中的水，洗滌衣服，黃昏或夜晚，我時常在園子里納涼

散步，而他們却一到夜晚，便悶坐在屋子裏，要是經過園子，是三三兩兩，而且打着電筒的，方敢走過，我從未見一個人單獨行的，要有那便是我。

有一天我也不幸了起來，我放在宿舍里的一件黑呢絨冬大衣，因為天氣漸漸熱了，穿着而放在壁上的突然沒有了，後來再一查，放在床上洗好了幾件襯衫，也不翼而飛了，隨即，我便向同宿舍里的同事查問，他們與我一樣，在同一時間內，遺失了不少物件，但是他們却不找尋，與他們談話，才知道其中情形。

我們機關宿舍的屋子，是前清的一個翰林的家宅，後來因為文字獄的牽累而被斬，家中人口也大半被刑，其中有一個丫環，忠主人，投園井而死，後為人所欽佩，埋葬於園中牆角樹下，前清的事自有一些熟悉事故的人，予以煇染，一個告訴一個，於是知道的人就多了，居住在宿舍里的同事們，先前的并不知道的，這也好像我一樣是後來才知道的。

傳到了我的耳朵裏的時候，便誇大地變了質，說什麼夜裏，鬼叫，有鬼談話，還有夜間可以看到鬼走路，并且有一次一位同事叫作周坤的，衣服失去了，夜晚看見園子里有一個影子迅速地隱去，看所穿的衣服，似乎就是自己的，以後便嚇的病了幾天，他們認為物件是鬼偷去了的，他們并說：有一次在墳墓前突然看見了自己被偷去的物品。所以今天的衣物的被竊，便一致認為鬼拿去了。

我真想不到廿世紀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而我突然失去了大衣，和襯衫却是事實。愈來愈不像樣了，先前失去只不過是偶而有之的事，近月來却屢屢發生了，甚至於機關里的公物也被偷竊。

這一天，屋子裏特別悶熱，由於大家的傳說，我好久沒有去了納涼的園子里，我又去了，我在走道上散步，不久我便走到假山石上坐下來，園子里靜靜地，只有偶而的晚

風吹來，括了樹發出簌簌響聲，天上只有幾顆小星睜着眼睛，我想上一次的發見，都是雨後的一個早晨，我曾跑到那個墳前查訪的，並沒有看了我遺去的物件，但是却意外地，看到了靠墳墓的路上，有了人的鞋印，墳上也同樣地有了，甚至於牆角上的磚頭也掉落下幾塊，早上不會有人到這兒來的，我便把這樣的發見放在心上。現在我覺悟到種種絕不是鬼玩的把戲。

——好，管它什麼鬼精靈，來它一次張天師捉鬼吧！

心里這麼想着來的，突然前面墳墓方向，出現了一個黑影子，漸漸由遠而近，身體不免打起抖顫來，心跳地加速了，我便俯身在假山石邊，看着他愈來愈近了，看着看着那分明是一個人身。嘴便不由地狂呼了起來。

——捉賊啊！捉賊啊！……捉賊啊！……

我一面喊着，一面用石子向黑影子擲去。這時宿舍里，正有三個人，走了出來，而且用手電筒照着，那黑影子便慌了，匆緊地向左方逃去，我知道那絕對不是什麼鬼的，便勇氣地追着，一面狂呼着，

——捉賊啊！……捉賊啊！……

由宿舍里出來的同事聽了，便用手電筒向黑影子照去，并也同我一齊搜索着那黑影子，機關里的自衛警聽了，也攜帶了槍械追來。

大家會齊了的時候，那黑影子沒有了，突然聽見大禮堂的方向，傳出「兵」的一聲，我們便又迅速地追去。

把電燈開了，大禮堂便亮了，但是却看不見黑影子的賊，大家覺得無趣，而有了驚奇的感覺，我們的同事叫作周坤的青年人，竟大叫起來，說是一「遇到鬼了」。

——難道真的是遇到了鬼了麼？

我心中不免也孤異了。

大家遂沉默了片刻。

「兵！」的一聲，自衛警用步槍開了一槍

，大家吃了一驚，隨之大禮堂的講台桌子，突然抖了起來，於是便一哄而上，很容易地捉到了，叫作周坤的青年人，吃驚地喊了。

——伊！王家寶，

他穿的衣服，正是我第二次失竊的中山裝，我看見了。

第二天知道，夜裏捉的賊，本是本機關里的一個科員，因為在政府的裁員加薪的原則下，被裁，王家寶便失了業，本來一向便窮困的科員的王家寶，在失業之後，生活遂即成了問題，誰知道他竟想起跑到機關里來偷了同事們的東西，在同事們一致怕鬼的思想下，王家寶便很僥倖地偷了不少東西。而現在却被捉獲了，王家寶不久便送到法院去了。

隔了一個月的光景，宿舍里居住者突然增加了不少，於是宿舍里便開始相當熱鬧了起來。井水還沒有第二人敢用，因為他們只緊緊地記着，那裏曾死過了一個丫環的緣故，但是園里并不要過去，那樣冷清清地了。

一九四五，四，十五，

精華

上海南京路二八一號電話二二四番

揚州行

文真書

可東作

一、浮生若夢話煬帝

由鎮江過長江，在北岸的火車中，搖曳了六公里的旅程，抵達揚州的門口福運門車站——秘藏着隋朝興亡史實的江都故址揚州。

性好土木工程，東征西討和驕奢靡生活的一世暴君煬帝，傳當年從京師長安至江都所以開鑿大運河，就是因為喜歡駕金王錦飾的龍舟，納嬪妃數千，盡情歡樂在酒池肉林中，一路由長安向揚州離宮進發，過他豪華的船旅生活。

到了唐代——揚州的繁榮。便達到極點。被稱「揚一益二」的江北都市，所以熱鬧起來無非是由於煬帝開通水道，使船旅通達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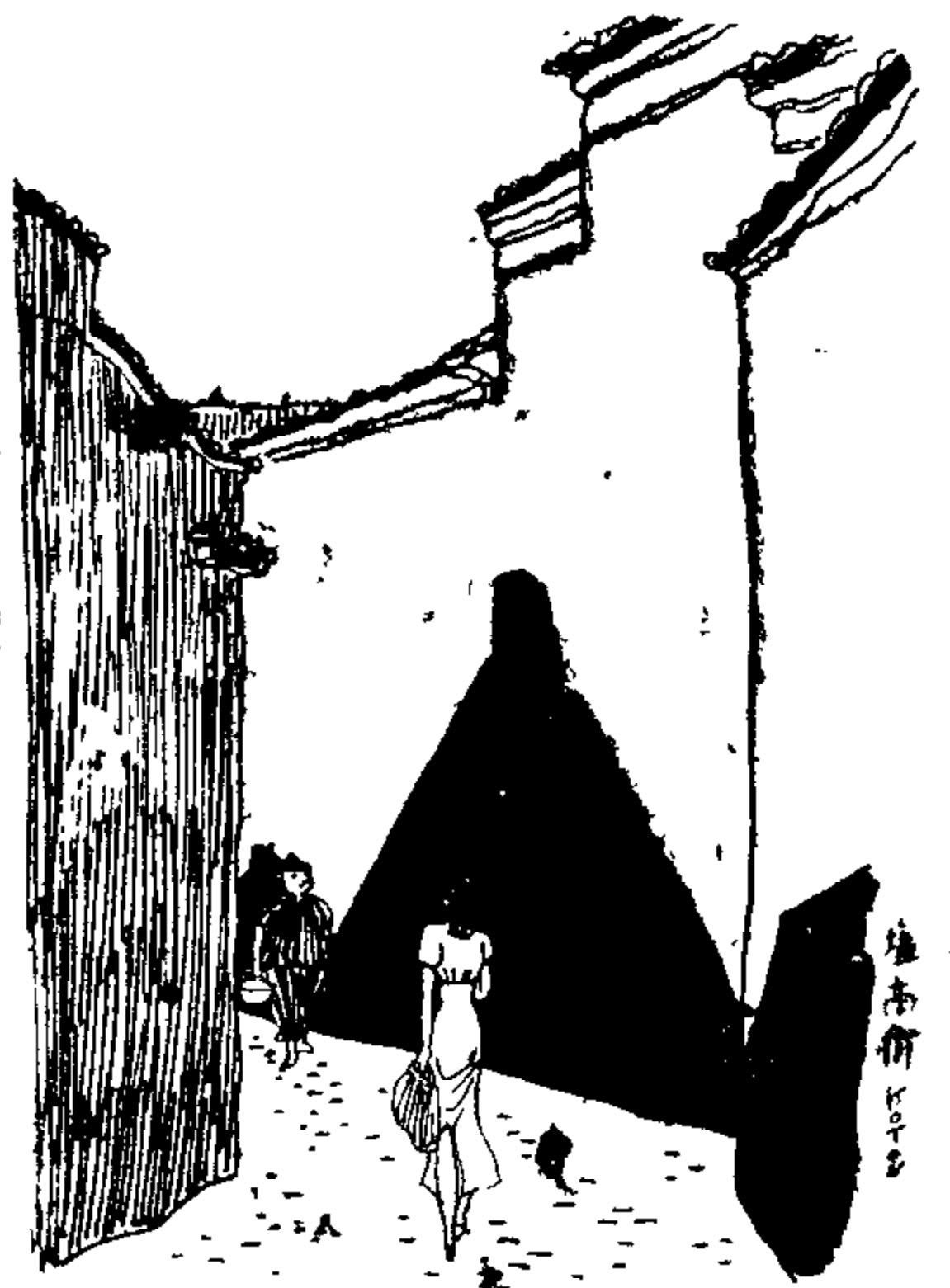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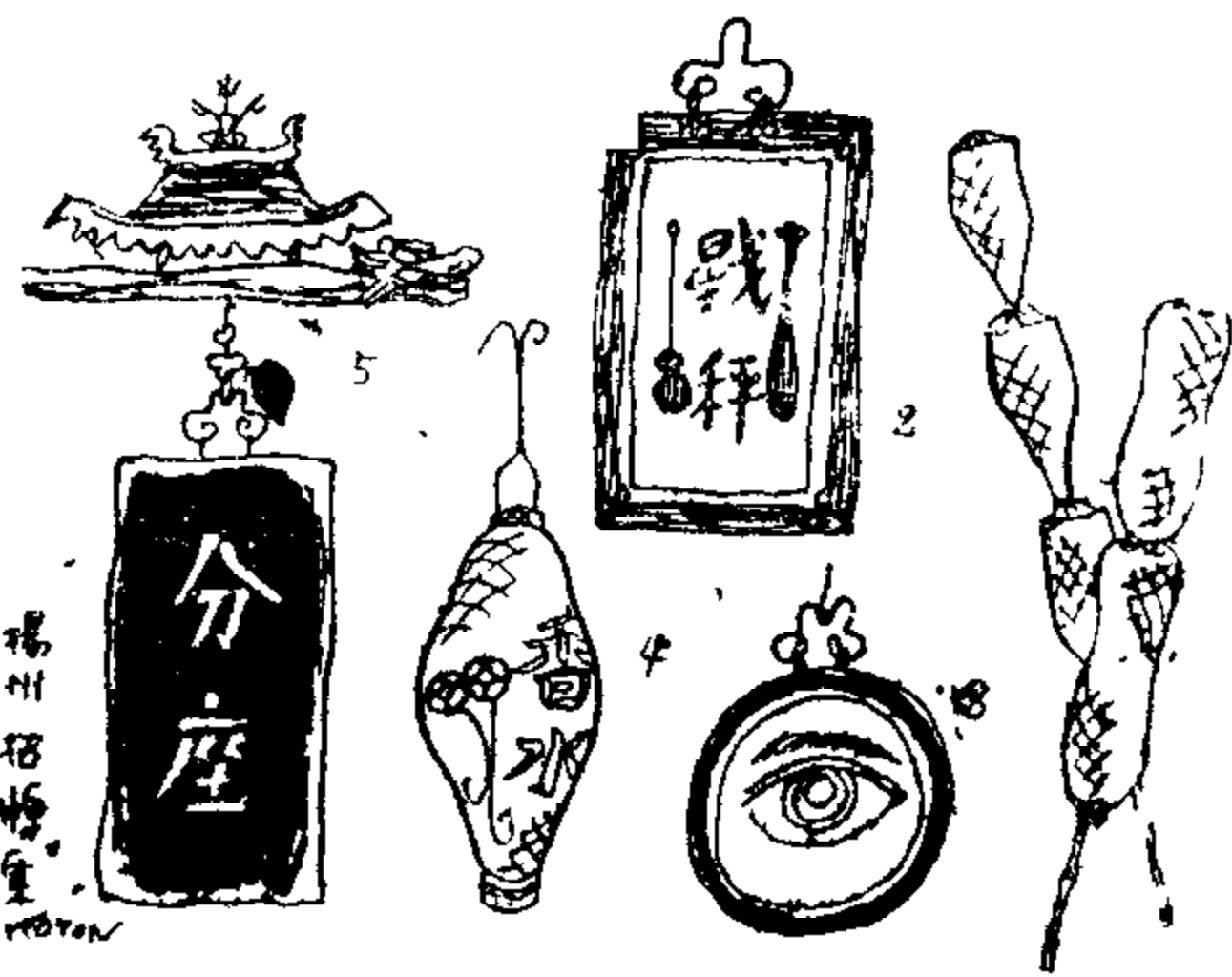
二、揚州街道的今昔

從福運門車站，渡過城脚下泊泊流水的那護城南河底繫船假橋，入南門，漫步在像馬字格子的曲折狹窄街間，揚州雖已此不上唐代的繁華，清代的繁盛，但，牠却以江北土產物資的集散地交易商埠，生氣潑發，這樣，昔日風流狹窄的巷街，早成了殘風餘韻了。

這裏有鹽運使署，清朝中葉誇為鹽商巨富享受豪華生活的唯一所在，城內東南，鹽商們廣大的邸宅，今日，是像城堡般地排列着。

三、鹽商的豪華

焦山鱖魚一尾耗數百金的揚州鹽商巨富，傳說當年每逢陽春佳日，便派遣使者赴各處邀請天下第一流文人墨客，化巨大的招待費，長夜張宴款賢呢！汪、黃、定、馬等超過王侯的豪奢生活，在今日，還是揚州人酒餘茶後的好題材。揚州西北郊的名勝，瘦西湖一帶，即是昔年鹽商們底私家園地，所以，由了這一點，也可想到那班人經濟力的強大了。



四、富春花園的饅頭

城中心街上，有揚州著名的富春花園，這是揚州第一家茶館，也就是揚州人的大社交場所。晨起，有聚集到這裏喝茶吃點心的客人，生意到是興盛。在這兒有愛好香郁的銘茶；欣賞花草；又耳際輕吹小鳥的歌聲而來的漂亮姑娘；率着全家老小到這兒吃點心的人們，這，便是清暢的晨間生活風景綫，若到了這裏來，可說便能窺見揚州商人底生活片面了。這富春花園的饅頭，還是江北最佳美的一家呢！



五、揚州的招牌

從揚州城內街頭的招牌，選出幾只有趣的繪下來。

(參看插畫)

- (一) 提燈舖的招牌。
- (二) 製造度量衡器業的招牌。
- (三) 眼科醫生的招牌。
- (四) 有名的揚州盆池的招牌。
- (五) 茶館的招牌。

六、綠柳水徑誇瘦西湖

邊欣賞那受時代摧老了的城壁，由北門外起的提柳，沿着曲折的水徑，置身在振蕩的畫舫中，一直向瘦西湖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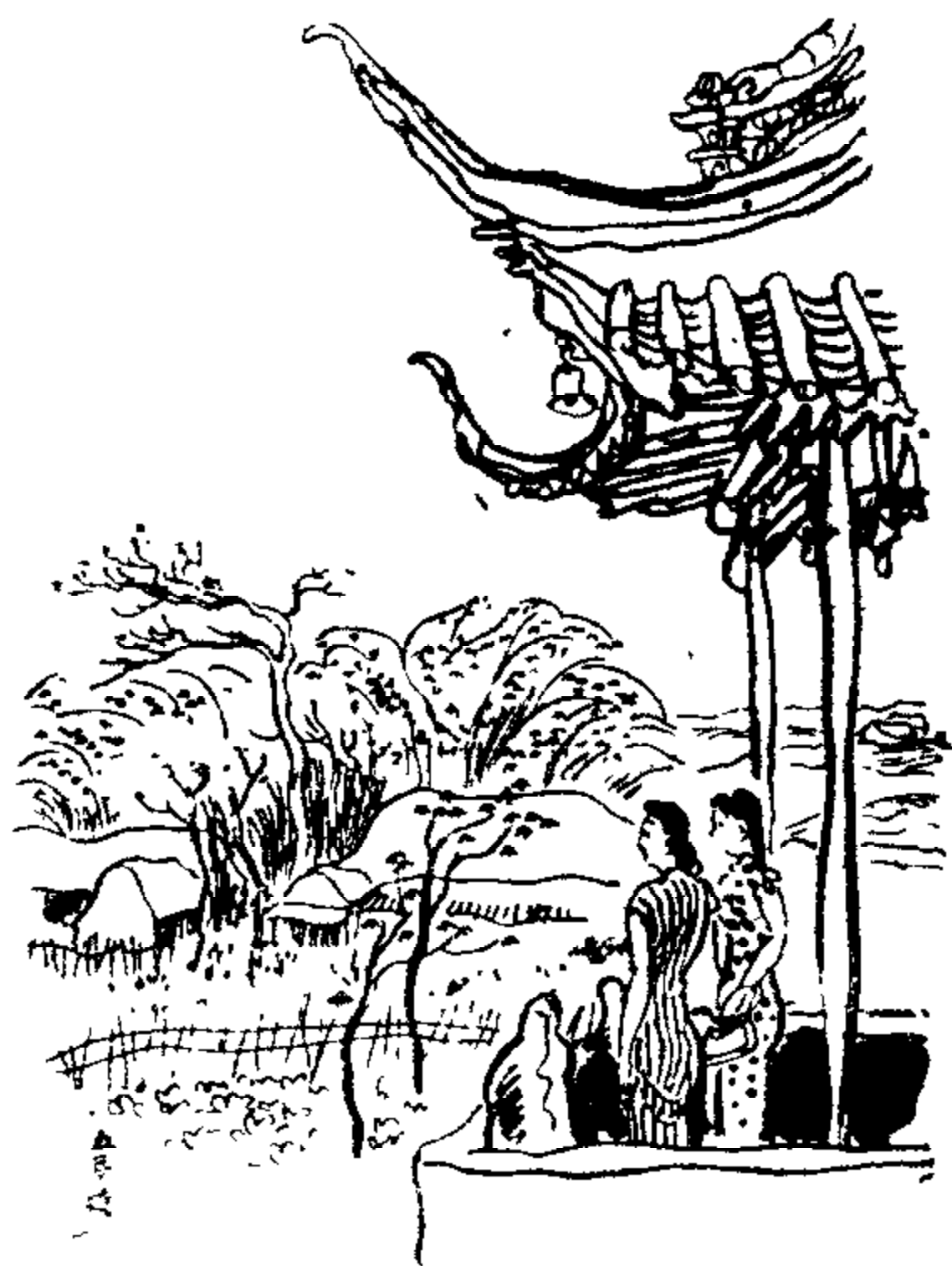
相傳煬帝會居藏有美女二十四名，極盡豪華能事。那二十四橋，西園曲水等，雖的確不錯，但是，在十年前這兒的風景，是楊柳依依，桃花相映中，鳥聲啾啾，還是春的自然美底謳歌。



七、五亭橋的月

瘦西湖是恰像文字所形容，瘦了的杭州西湖一樣，灣灣曲曲斜流曲水，湖岸盡是翠綠楊柳，湖的柳端，架着五亭橋，這附近頗堪稱上聲風緻第一，不過，人工渲染過了些。橋原名蓮花橋，橋上因有紅柱黃瓦的五亭，所以便叫五亭橋了。橋下有十五橋洞，滿月之夜，一洞映一月，銀光漾漾，蔚成一片奇觀。

湖北岸的楊柳邨，據傳是楊貴妃的出生地



九、天下第五泉

從瘦西湖順着彎曲水路，北行抵達平山堂古址之下，由這方的九曲池，沿水邊而登山，爲宋代文學之父的歐陽修（永叔），專爲修學而在宋慶應八年二月建的平山堂，即在山頂法淨寺的一隅，寺內谷林堂中，有歐陽修的石刻畫像。

這寺，也就是鑑真和尚的修業的，他是曾七次渡日本宣揚佛教，後在日本入寂的名僧，現今尚留存在日本奈良縣的名刹招提寺，便是鑑真禪師所創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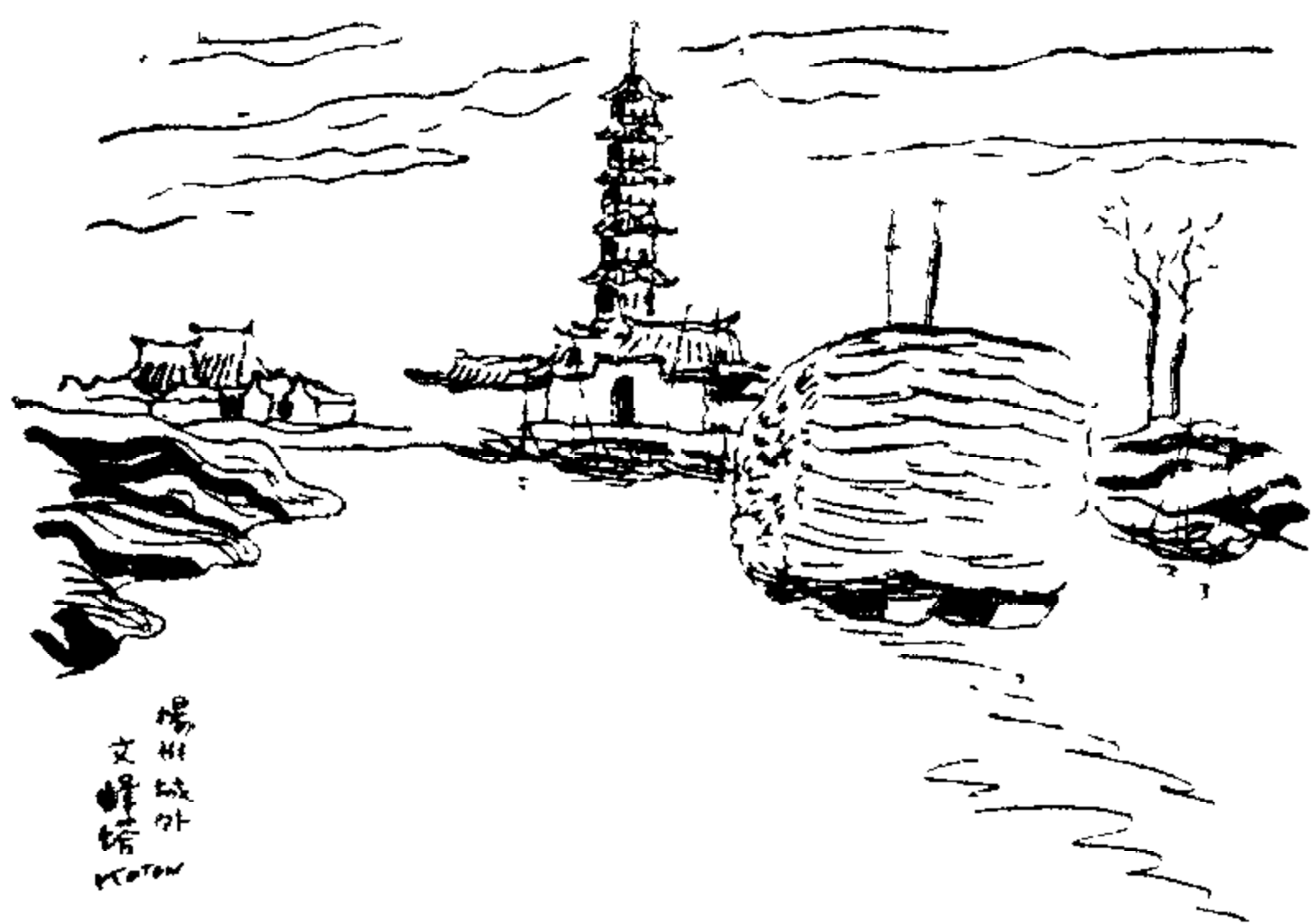
平山堂下的名水，稱爲天下第五泉，寺僧是將這泉水擊茶獻客。



八、喇嘛塔的傳說

在五亭橋的邊頭，綠柳中聳入雲空的白塔，投映着異國姿態在湖面上。

法海寺的喇嘛塔，清朝乾隆帝南巡時節，曾說「處在這風景中，倘若有一喇嘛塔巧不更妙！」聽到這話的揚州鹽商們，即在三天中建起了這塔，而使得乾隆帝驚奇不已。



十、憶念揚州八怪

古來文人墨客特好這土地風物五揚州，爲清代的花鳥畫，劃一新紀元的鄭板橋，金冬心，黃燠飄，李復堂，羅兩峯，李晴江，汪棗林，高西堂是被稱作揚州八怪，我邊想着那時代的畫人氣概，邊結束我在揚州很短的三日寫生旅行，由南門外乘上民船，踏上了歸程，經江北大運河的水路，文峯塔左邊在望，船漫漫向瓜州而行。



關於兒童文學

百田宗治

霜田靜志先生：
來函拜讀。對於兒童之問題，從老前輩的您那裏賜予那樣的信，只有使我惶恐的。把我們所說的加以坦懷恨地垂詢之胸，不覺敬佩。

兒童底讀物之問題，倘依我說，是對所謂藝術的兒童讀物抱着疑念的。「作為給予教訓而寫的東西類似非藝術的技法」之說，在我雖然是很瞭解着，可是我想到的，同樣的在能有教育的一切藝術的讀物之中底某些東西，是否也可概括的說呢？

問題雖然稍離中心，但所謂文學底純粹我並沒有忘掉——亦即是關於文學是限純粹的文學（無論是小說或童話），我以爲它是否直接地對兒童底教育有好處的問題要大加思考的。這雖說是極明顯的事，但在今日底兒童文學乃至兒童文學作者之中只是有數幾人的時候，我是仍然是不能不看出「文學」與「教育」之間一種相剋之姿態。而多數可以看出，結果仍然是作者底「文學」佔勝，而「教育」是失敗了。譬如被描寫的孩

子，究竟其姿態不過是在每個作者底「文學」或「藝術」之中底孩子，很多可以看出是失去了爲了孩子自身的文學的或是藝術的姿態。所以我想到把這種文學或是藝術品，極其愛讀或鑑賞的人，終歸是「大人」「教師」吧？

成了過於巧妙的文學，盡成了藝術——在我以爲真正的兒童底現實生活，是不見得有那樣的「文學的」底東西，不能想到是那樣的「藝術的」，不僅如此，我想把那種文學或藝術加以泥踏毀的他們底興趣或生活，不也是很「非藝術的」「非文學的」嗎？——所以對他們要求產生藝術的事，尤其是當然的事，可是無論是在「藝術」在「文學」底真味裏，從我們便起了不同的另外要求，在以往思考之中所謂「藝術的」「非藝術的」，我想，是不是有着全然從別的立場來改正思考的必要呢？這問題不是要想一想的嗎？

因爲很匆忙地寫着，所以原意未盡，可是僅此短文章也可立異，雖然也理會到不能給這問題怎這的解決，但只於問題是以往底無論是「藝術的」無論是漠然的「兒童文學」無論是「童話」，是不能僅從視點來思索的，要立於實際的兒童們底生活的現場——即是從我們可說在「對面」的兒童們底世界，完全將那些東西構成新的——這樣說也許有語病，但我以爲開拓另外底那種讀物的世界，我是想去需求於今後底兒童文學，孩子底讀本的。

幾時想有更具體的申說的機會，這僅算是序文吧！失禮之至。

命他維他命
B1 注射液

新巴拉努妥林

大空之激鬪



大東亞戰局以沖繩本島爲中心，繼續一

大決戰，美國之物量戰法，較諸日本，具有壓倒的勢力。日本發揮國民傳說的忠勇

壯烈的精神，以一殺百的戰法，實行猛烈

對抗，日軍對於敵美的物量戰法敢鬥精神

，殊令人稱贊，但物質的龐大，亦不得不

屈服在日軍的堅強精神力之前。因爲戰爭

是以精神爲第一義，而以物質爲第二義的

。 照片上，係日前由馬利亞納基地夜襲東

京之B 29轟炸機，遭受日本對空砲火之邀

擊而墜落的瞬間情形。

照片下 係出擊前聽受隊長訓話的日本

神風隊員，均企圖以身體及飛機衝擊敵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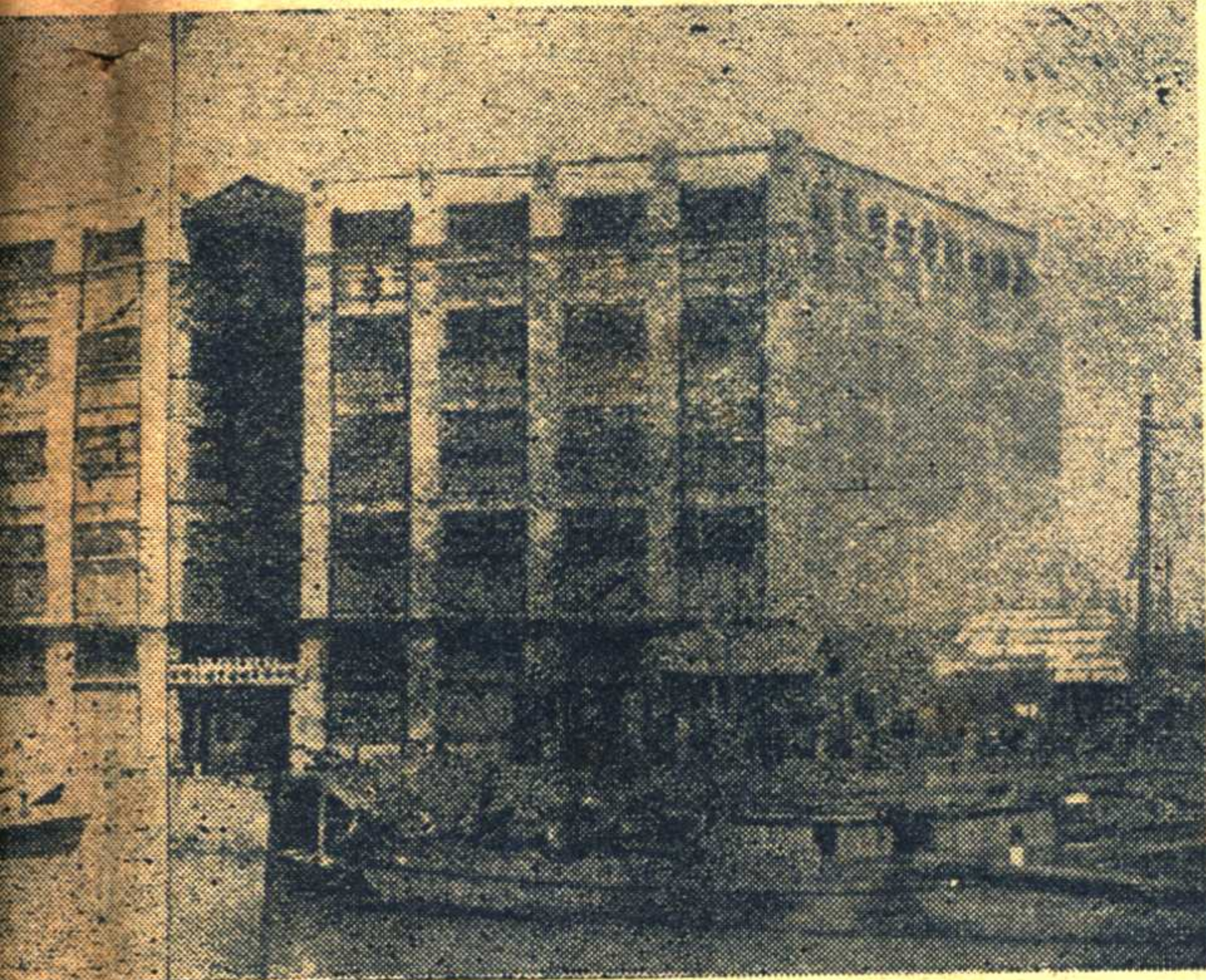
艦或敵轟炸機的勇士雄姿。



大上海



下圖為 海中央



↓ 蔬菜都集在中

→ 從民船上將貨物搬上岸來



→ 市場本部入口



號稱人口五百萬，而想像為六百萬的上海市人口，因為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大都市。這五六百萬的上海市民在這長久的戰亂下不變成餓俘者，乃係由於廚房的活動。以食米，雜穀為主要的各機關，魚肉類，野菜類等舉凡供膳食的食物，都成為上海經濟的中心。這是五百萬以上市民的生死亡亡的問題。因此上海的廚房的重要性，自無說明的必要。此處所介紹的上海中央市場，是與大上海市民生活有直接關係的雜貨市場，即為大上海的廚房。上海中央市場係根據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建設要綱，決定該市場建設要領，並設置以上海特務機關為主的建設準備委員會，經費約一百五十萬日圓，着着進行各種準備，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開始業務。當時雖採取日本的中央市批發商市場的方式，而以批發公司和零售制度，兩個月改革機構的結果；改為中國的制度，即改編為經理人及其同業公會，而採相對賣制度。

房厨之



景全之場市央中



← (場分西滬) 量重的菜蔬着稱

起一在中集



← 民市給供肉豬的量大

即改編為總局及其局屬公會，而採相對賣制度。並且由日本輸入的蘋果等，於民國十五年十月上旬成立青果批發株式會社，實施統制，另一方面於十一月末接收類似市場的上海食料品批發市場，此後業務的進展，極為順利。因鑑於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日以來各股情勢，乃將各經紀人公會改編為集配出資組合，此後中日業者更成爲渾然一體，而確保民生和軍需物資，統制上述物資乃至評定適正價格等目標邁進。自創業以來，已屆滿五週半，其發展極爲可觀。

辦理貨名：蔬菜，水果，罐頭類，南雜貨北雜貨，鹽乾物，醃腊火腿，豬油，筋粉，咸醬菜，調味酒類土燒酒藥材土產紙神紙箔雜柴柏脂等。

而以各部單位別配給制度實行相對並委託交易

辦理費民國二十九年年度

軍票 二六八、〇〇〇圓

法幣 四一六、〇〇〇元

民國三十年年度

軍票 一四〇八、〇〇〇圓

法幣 二〇二九〇、〇〇〇元

民國三十一年年度

法幣 一六〇八、〇〇〇元

儲備券 三三、九三三、〇〇三元

民國三十二年年度

儲備券 一〇八、〇六、〇〇九元

民國三十三年年度

儲備券 三、四二一、五五、〇〇〇元

民國三十四年度(自一月至四月)

儲備券 一、〇八、四八、〇〇〇元



片 健安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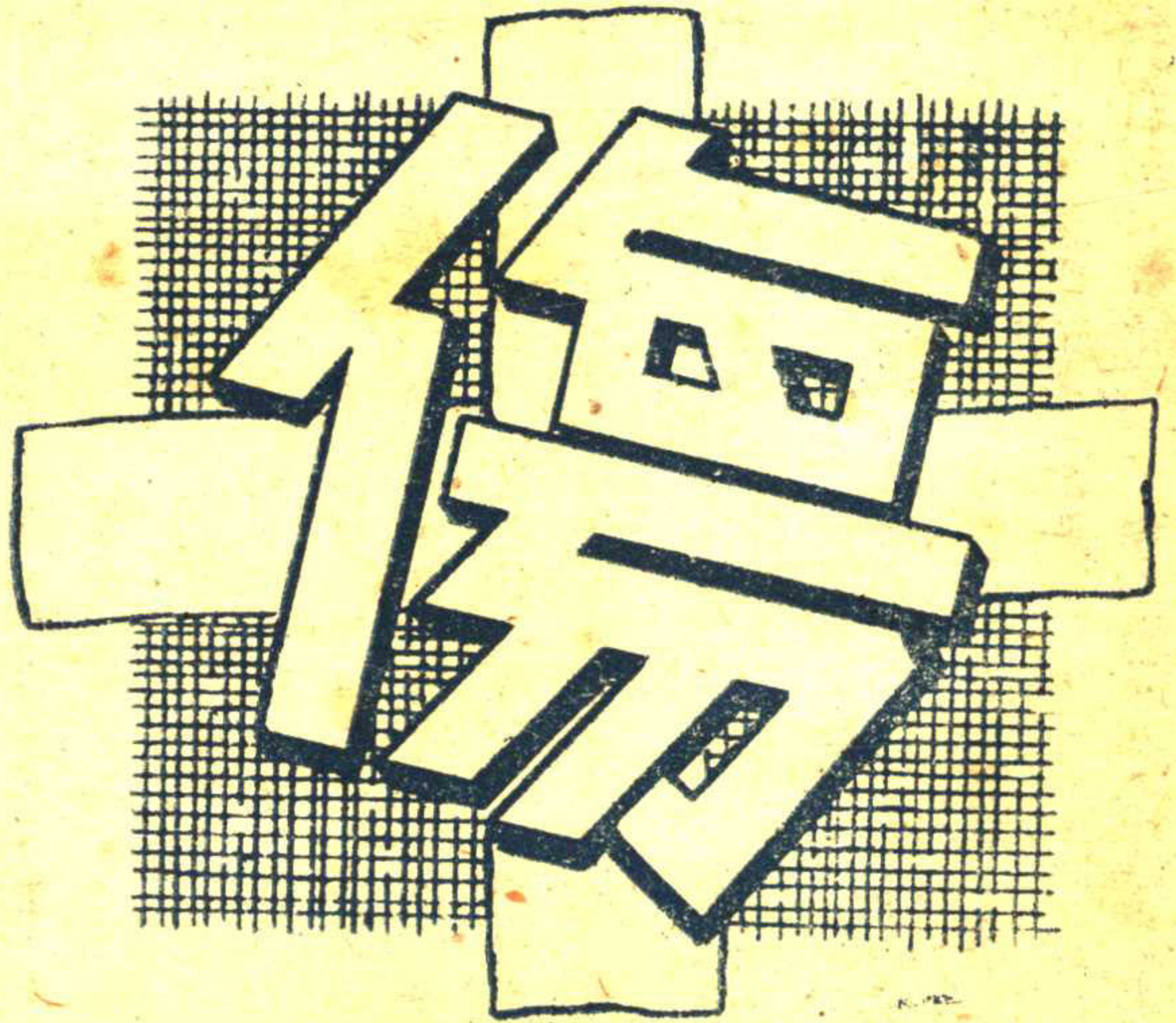
礙障育發、憲疾諸性核結
質病腺、期乳授及娠妊

！ 貴 發 新
必 效 必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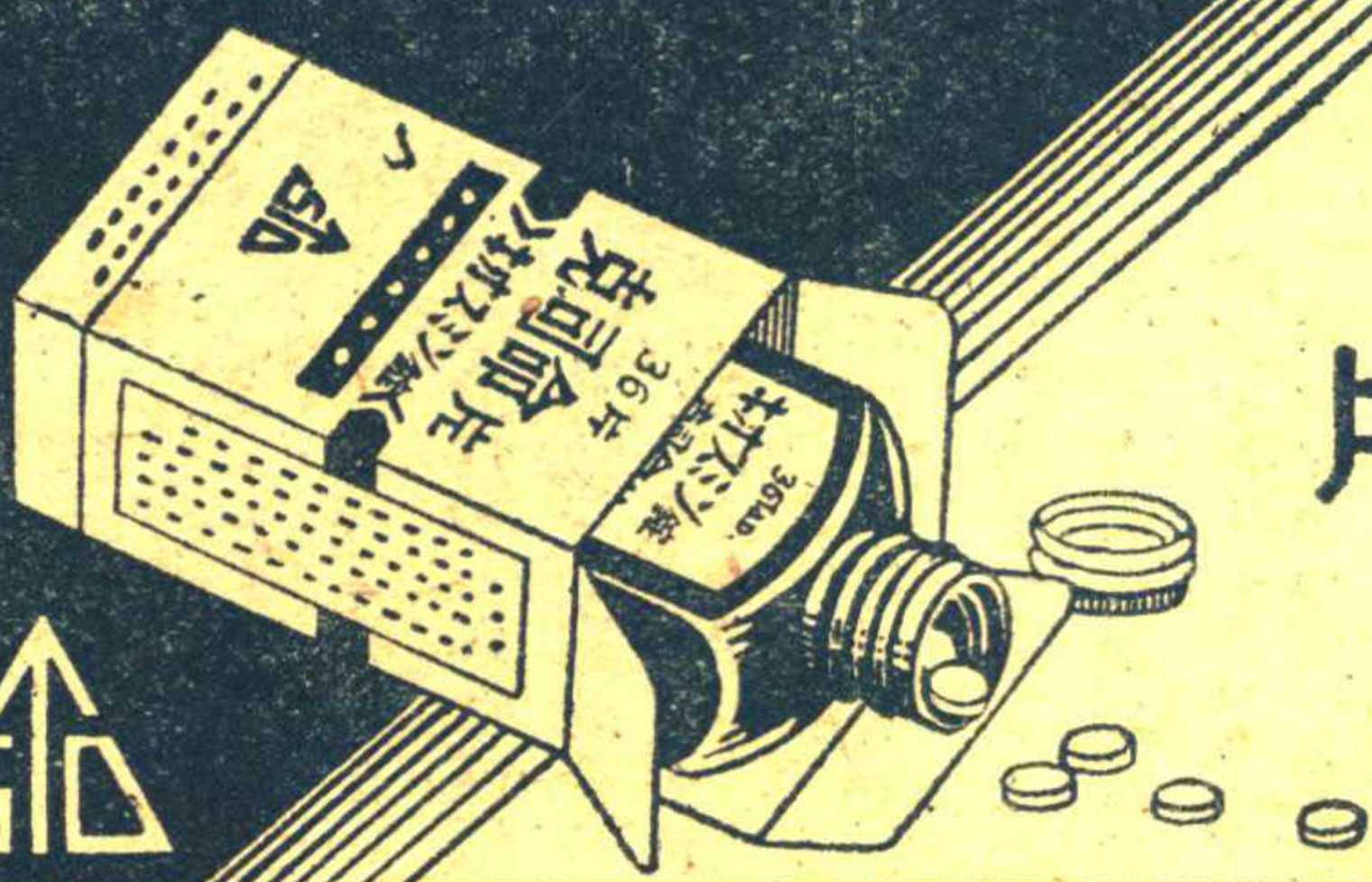
田 邊 一 藥 廠

空襲時隨時都有發生火傷，爆傷
的危險，最要者請速備一瓶哈利
巴藥膏，功能防止化膿，補給營
養，使表皮迅速新生，凡一切皮
膚傷，均有特效。
各藥房均有出售



劑 D A 命 他 維

膏 軟 巴 利 哈



— 賣 發 新 —

片 命 司 克

劑 腸 整 瀉 痢 止

社 會 式 株 堂 天 參 海 上
號 一 五 四 路 西 江 海 上



兩分鐘邂逅
朝芳

說着他們面龐上浮現着希望的
光輝，內心跳動着生命的節奏。

三

每星期勵人妻回家兩次。

每次回家吳勵人和她，總是互相敘述近况和安慰，並有無限的歡暢。吳勵人時常說這是蜜月
和戀愛時代的復歸。

數月後。勵人妻總是悵鬱着，眉頭間時常流露出歉疚的神色。衣飾變得華麗多了，時常穿着寒苦人家所不能得到的衣服及貴重的手飾，臉上也多了幾層脂粉氣和妖嬈不自然的色彩中帶一點羞赧，身體也有些臃腫了。吳勵人以爲是在店中作事得的紅利多，妻子穿點戴點也就不多疑了。在這種情形下又度過了不少的歲月。

——不！勵人！你是大學畢業生怎麼能踏三輪呢？

——哈哈，春柳呀！現在的世界，已經變了，學問是當不了飯吃的。從今以後，我們共同努力，建設我們的新生活了。

北海公園上的白塔，在河水

和皎潔的白色映着青輝，隱約的還可以辨認得出來。路塔像小鬼偷了油似的一點也不亮，照在柏油馬路上。這時候正是都市有閒階級在公園狂累了，吃飽喝足了回家的時候了。吳勵人登着三輪車，戴着一頂破帖帽，帽沿低低的垂在眼皮底下，大概恐怕熟人看見。在北海門的旁邊等着主顧，預備拉一回好買賣，誰知却是一個沉痛不可磨滅的命運？

從北海門裏，跑出一個嫵娜輕俏的戴着墨鏡穿得很闊氣的婦人，並且格格的笑笑着。後邊追來醉眼矍矍的異國男商人。那婦人跑出來就躍上了吳勵人旁邊的一輛三輪車，叫車夫快登。接着那男人就跳上吳勵人這輛車上。

——快追！追上多多給錢。

吳勵人用力的登，可巧因爲登得太猛，車鍊子掉了。前面那婦人回過頭來調笑，而吳勵人

人却沒把鍊子按好，那男人着急了，用手杖，啪！啪！啪！打了吳勵人好幾下，吳勵人忍氣吞聲的掛好了鍊子，用力的登，追趕前面的那輛車，累得全身是汗，終於在一個大旅館門口追上了，可是車也停住了，人也下車了，這才喘了一口氣。在接錢的時候，旅館門前的電燈，明亮的照在那婦人的臉上。吳勵人模糊的看見了，好像是他的妻子——袁春柳。那婦人將眼鏡摘下來，吳勵人一看果然是他的春柳。那男人說：

——哈哈，到底讓我追上了，今天可不能輕饒你。說着歡欣狼狽的攙着袁春柳進旅館去了。而吳勵人愕了一會，也昏倒在旅館門前了。

商店的留聲機放送着——地獄交響曲。像有鬼號一樣拘人心魄。……

——本店開設以來，主顧繁多，爲應酬主顧起見，特徵求女店員數名，報酬從豐，願者盡興乎來。——××大街××店啓。

晚上。

勵人妻歡悅的回家來，並且帶回很多好吃的東西。高興的對吳勵人說：

——勵人哪！我已經應徵上了。掌櫃的很好，因爲我認得字，讓我寫賬，並且先支給我一個月的工錢，明天就上班。

袁春柳——正在旁邊，雙手托着美麗面孔，皺着眉頭，擔心明天的吃飯問題。被吳勵人的這一呼，才慢慢地抬起頭來。

——好極啦！我也租了一輛三輪車，我明天就出車，這樣一來我們的生活就安定了。吳勵人也很高興的說着。

——不！勵人！你是大學畢業生怎麼能踏三輪呢？

——哈哈，春柳呀！現在的世界，已經變了，學問是當不了飯吃的。從今以後，我們共同努力，建設我們的新生活了。

北海公園上的白塔，在河水

和皎潔的白色映着青輝，隱約的還可以辨認得出來。路塔像小鬼偷了油似的一點也不亮，照在柏油馬路上。這時候正是都市有閒階級在公園狂累了，吃飽喝足了回家的時候了。吳勵人登着三輪車，戴着一頂破帖帽，帽沿低低的垂在眼皮底下，大概恐怕熟人看見。在北海門的旁邊等着主顧，預備拉一回好買賣，誰知却是一個沉痛不可磨滅的命運？

從北海門裏，跑出一個嫵娜輕俏的戴着墨鏡穿得很闊氣的婦人，並且格格的笑笑着。後邊追來醉眼矍矍的異國男商人。那婦人跑出來就躍上了吳勵人旁邊的一輛三輪車，叫車夫快登。接着那男人就跳上吳勵人這輛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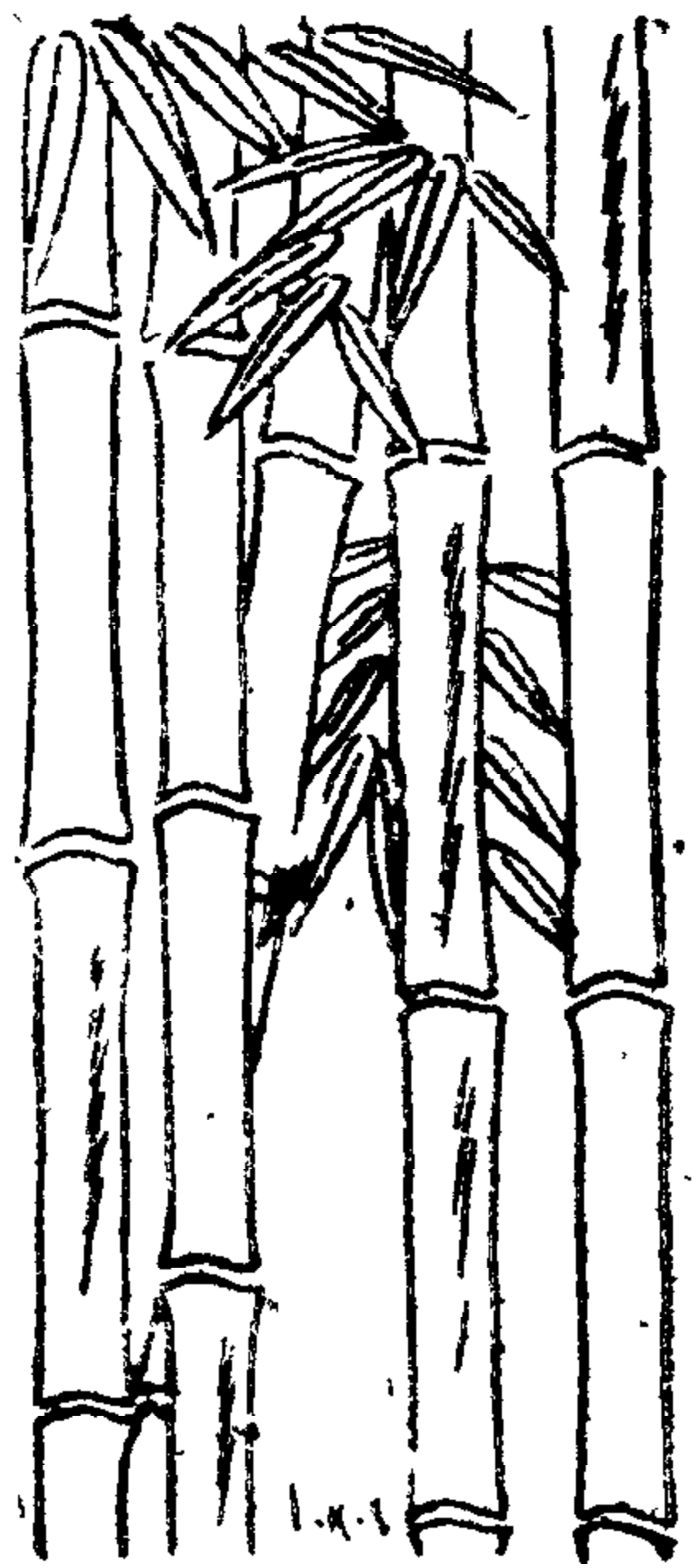
——快追！追上多多給錢。

吳勵人用力的登，可巧因爲登得太猛，車鍊子掉了。前面那婦人回過頭來調笑，而吳勵人

人却沒把鍊子按好，那男人着急了，用手杖，啪！啪！啪！打了吳勵人好幾下，吳勵人忍氣吞聲的掛好了鍊子，用力的登，追趕前面的那輛車，累得全身是汗，終於在一個大旅館門口追上了，可是車也停住了，人也下車了，這才喘了一口氣。在接錢的時候，旅館門前的電燈，明亮的照在那婦人的臉上。吳勵人模糊的看見了，好像是他的妻子——袁春柳。那婦人將眼鏡摘下來，吳勵人一看果然是他的春柳。那男人說：

——哈哈，到底讓我追上了，今天可不能輕饒你。說着歡欣狼狽的攙着袁春柳進旅館去了。而吳勵人愕了一會，也昏倒在旅館門前了。

商店的留聲機放送着——地獄交響曲。像有鬼號一樣拘人心魄。……



(故事新編)

莊子戲妻

● 賽 銀 ●

一個晴朗的天氣，南華山的峭壁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時序告訴我，已是陽春天氣了。

林間的鶯啼，簷前的燕語，觸動了莊子踏青的遊思，他反背着手，無目的地在山下踱着，走過潺潺的山澗，穿過鬱鬱的叢林，心地不禁舒暢了許多。

墓地，在叢林的那邊，現出一個黃色的新塚，新塚旁坐着一個縞衣素裙的女子，頭上挽着一個黑油油的雙髻，耳旁垂着一對亮晶晶的明珠，玲瓏的臉兒，表示她的年齡至多不過二十左右，她手裏握着一把精美的美的執扇，不住的向塚上擺着，引起了莊子的好奇心。

「喂！姑娘，爲什麼幹這種傻勁？」莊子懷着滿肚皮的驚奇，走過鬱鬱的叢林，站在婦人的面前問。
「唉！一杯之土未乾，妾身之軀何托。」姑娘一面煽着，一面用驚異的目光，向着莊子上下打量。
「怎麼啦！我不明白你的說話？」莊子更驚奇地問。
「唉！你那裏知道，當我丈夫未死之先，本來

如同膠漆，誰知竟恩愛夫妻不到頭呢？他臨死的時候，曾這樣地說：「賢妻如要改嫁，須待坟上土乾了方可！」但是你看這坟幾時會乾呢？所以想用扇子煽乾他。」
「好狠心狗肺的姑娘。」莊子默默地咀咒着，但是他又想到，她真是怪可憐的，便默唸咒語（道家風味）取過婦人的扇子，輕輕幾下，竟煽乾了。（好容易）
謝謝你，來日有緣定當重謝。區區執扇，暫作紀念。」姑娘帶着欣喜的目光，用感激的色彩對着莊子說，一面並欣然告別，嫻嫻地向東去了。

無 題 高 穆

去庭院漫步
胸臆間儘多室悶
往返尋覓燃燼了死灰
轉報逡巡飄漾着舊情
隱約的繡帷簾櫳
移向夢中行
藍天襯晚霞
惱人的春色淒迷
幸福落在合帶的枝梢
笑靨投入無意的心扉
記得園林中躑躅
竟偶爾相遇

莊子呆望着她嫻嫻的身子，轉一個彎兒不見了，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好狠心狗肺的姑娘。」

莊子回到家裏，憧憬着坟上的姑娘，不禁憂從中來，便口占一絕：

「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相叙幾時休，早知死後無情義，就把生前恩愛勾。」

「老是怨天尤人，又在發什麼牢騷了！」田氏從房中走出，聽到了莊子的詩，很不滿意地問。

「希奇希奇！掘坟的女子，真要氣死多情的男子。」莊子把路上的情形，一一告訴他的妻子，並且補充了幾句。

「好一個狠心狗肺的女子！」田氏也高聲的咀咒着。

「生前個個說恩愛，死後人人欲掘坟，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莊子又口占一絕回答。

「嘿！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田氏有些憎惡了，便借着古人的話回答。

「難說難說」莊子嘻皮笑臉地說。

「屁！天下婦女，豈能一概而論，除非像你那樣的男子，死一個，娶一個，走一個，又娶一個，女輩們是萬萬不爲的。」田氏有些生氣了。義正辭嚴

嚴的說了一大套，並撕毀了執扇。

「但願如此。」莊子仍是嘻皮笑臉地回答。

幾天之後，莊子忽然病倒了。臥室內空氣怪沉寂，田氏愁眉不展的忙着煎藥。

「唉！我的病，看來是不會好了。但是！可惜，……」莊子續斷地呻吟着。

「親愛的，可惜什麼呀！你的病不久便會好的，請安心地守着吧！」田氏婉言的安慰，好像柔和的女看護。

「唉！可惜扇子已被你撕毀了，我死後，怎！怎麼對得起你。」莊子又斷續地說。

「別擲人罷，親愛的，你好好地守着，一定會好的，即使——我並不是那掘坟的女子，無論如何不改嫁的，一輩子也不改嫁的。」田氏着急地說，喉嚨有點哽咽。

「但！但願如此，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莊子低低地說着，腮邊露出微微的笑渦。

——臥室內又沉靜了片刻，田氏依舊在攪着藥爐。
「啊！怎麼啦！親愛的！天哪！天哪！」莊子是死了，田氏在哭了，室內起了騷動，嘶啞的哭聲，驚起了四週的鄰人

莊子是眞的死了，大廳上鋪着孝堂，四壁是一幅幅的輓聯，中間置着黑漆漆的靈柩，靈柩前的方桌上，置着一張「亡夫莊子之神位」的木牌，田氏終日縞衣，哭喪着臉，一個人孤單單的守着家，寢食也廢了三天，年輕的婦孺是怪可憐的。

第七天的午後，門前來一個後生，一個老僕，負書担囊，似乎是遠道而來的。

「我的老師！怎麼死了哇！唉唉！」那後生一進門，看見了孝堂靈柩，便悲哀地哭嚷起來。

「哎！他才死了七天啊！官人尊姓，從何而來。」田氏帶哭帶訴地說，一面睜視他的上下，圓圓的臉兒，長長的個子，好一個堂堂男子。

「不才便是楚國王孫，今日特來請教先生的，誰料他竟死了。可惜——但是我受了先生的教誨，理當守百日之喪，未知可容暫留否？」王孫現着頹喪的目光問。

「通家之誼，久住何妨，不過蠅居請勿嫌小。」田氏帶着滿肚皮的喜悅回答，但是面上却仍是裝着憂愁的神色。

日子一天兩天的過去，田氏再也熬不住孤單的生活了，她大胆地喚住老僕在房中細細地

問：「你的主人可婚配沒有？」

「還沒有！」

「他要怎樣美的人才肯婚配啊！這樣一個年輕的美男子。」

「主人會說過，像你那樣美的女子，他肯結婚了。」老僕油嘴着臉說：

「我正有心於他，那末就請你作伐，一杯喜酒有你的份。」這時的田氏被性慾衝動了。

第二天早晨，老僕匆匆的來告訴田氏，一面連連地搖頭：

「不成不成！」

「怎麼啦！難道我的容貌不配嗎？」田氏着急地問。

「這是那兒話，不過我的主人會這樣說：『第一廳上置着孝堂，與姑娘結婚，一來於心不忍，二來有礙觀瞻。第二主人學道德，遠不如先生，難免被你輕視。第三主人空手而來，既無禮聘，又無婚費，所以好事難成。』」老僕捏着大姆指，愁難愁腦地說。

「這個容易，廳前孝堂，可以移置後廳，至於莊子的才德，全是空架，楚王召他做官，他懼怕而隱在這裏，治家不良

晚風拂淡月
一瞬間纏綿恍惚
流連的辭別滿腔哀怨
紛舛的恣致引人悵
轉眼已睽隔南北
永遠更焚獨
反復地緬念
愁與恨終難消滅
白日沉溺離絕的影象
星夜長抱萎謝的嘆息
綺麗的昨日翠柳
惟有露珠滴

「這，這算什麼？怎麼辦？」田氏也驚得手足無措。

「我的主人，向有此病，前在路上，曾用活人腦髓治瘡的。今怎，怎麼辦？」老僕也着急地說：

「死人的腦髓可有？」田氏忽然情急生智起來。

「未過七七四十九天的也有用，但那裏來的死人？」老僕似乎格外着急了，兩手插着主人的腰枝。

「莊子還未滿二十天，代我去取了來吧！」田氏很快的回答，一面很快的找把斧子，很快的去了。

「劈！劈！拍！拍！」莊子的棺材開了，「唉！天哪！」莊子忽然從棺材裏懶洋洋的坐起來。

「有！有鬼！」田氏驚惶地喊起來。

「啊！娘子怎麼樣？」莊子打了一個呵欠問：

「還魂了嗎？世上還魂的人很多。」田氏這樣想，一柄斧子已拋在棺材低下。

「我！我特地來接你的。」

「爲什麼穿了新裝？」

「早知道你會還陽，所以應該喜事冲冲。」

「原來如此，那廳扶我進房吧。」呀，爲什麼不把孝堂設在廳上？」莊子又驚異地問，眼睛不住地向四週看看。

「比較內一些。」田氏勉強回答，一面扶起莊子，臉上露出朵朵靨色，心上在勃勃地跳

動，因爲王孫主僕還在房中。

「還好，王孫們已逃之夭夭了。」田氏一進房，不見了主僕二人，心裏比較寬鬆了許多，胆也壯了，連忙暖酒款待莊子，並且催促他睡覺，希望重圓夫婦之夢。

「從前了却冤家債，你愛之時我不愛，若今與你做夫妻，怕你斧劈天靈蓋。」莊子一面喝酒，一面寫了這首詩給田氏看。

一陣紅，一陣白，不住的在田氏顏面上浮沉着。

「夫妻百日有何恩，見了新人忘舊人，甫得蓋棺遭斧劈，如他等待掘乾坟。」莊子又寫了一首詩給田氏。

「沒有這回事啊！」田氏還想勉強地辯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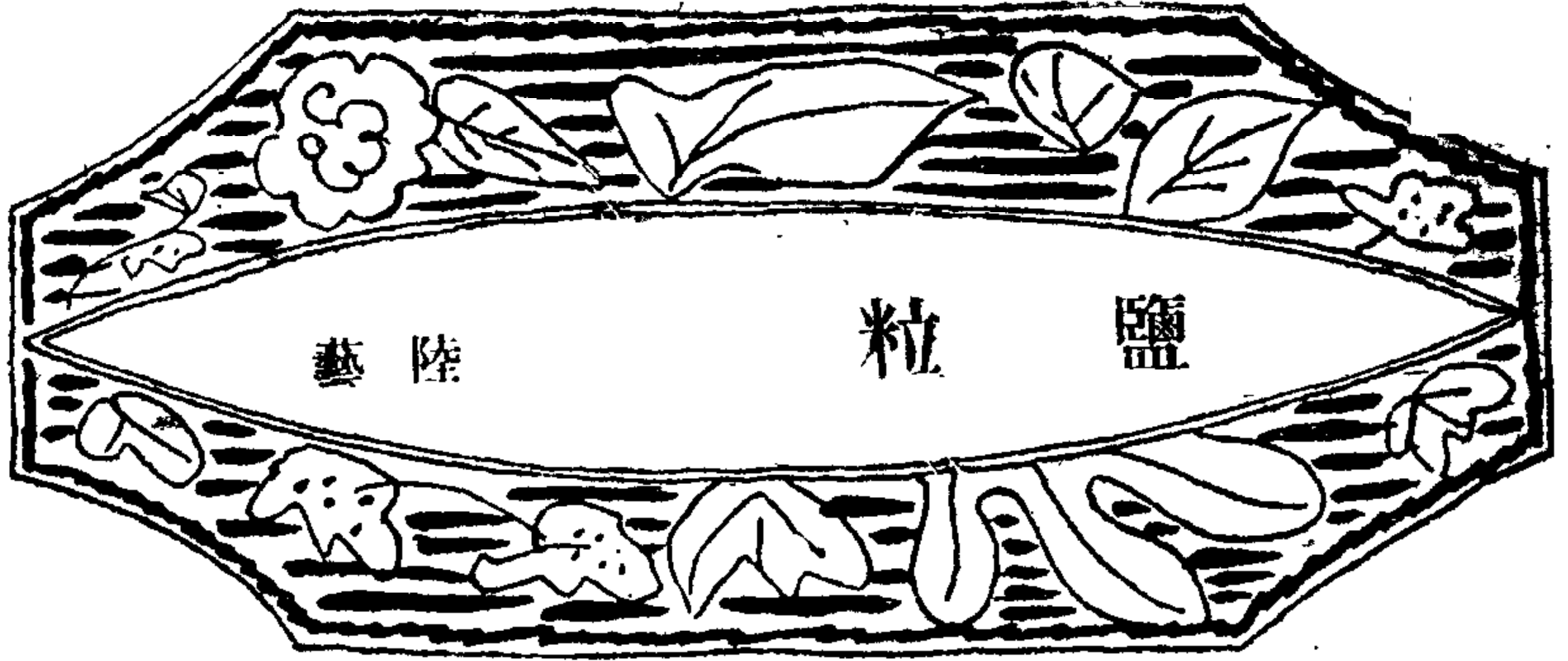
「請看罷！」莊子用手指着前面，王孫老僕，又在田氏的面前晃動。一會兒，王孫老僕又不見了。回顧莊子，也不知去向，新房中，只剩下田氏孤單單的一個，兩枝輝煌的銀花燭，在簾簾地抖着。（奇怪

「是夢嗎？不！不是，但是活在人間，有何顏面，死了吧，還是死了乾淨。」田氏現着羞憤的目光，終於兩脚一蹬，高高的懸在樑上。

「你自尋了嗎？唉！可惜。」莊子忽然又出現了，（奇怪

「他收斂了田氏的屍體，找着一個瓦盆，敲起抑揚的節奏。

「我在你誇口，我死你必嫁，妻被他人有，馬被他人跨，我若真個死，一場大笑話。」莊子是勝利了。



出一粒粒晶瑩的光彩，我就扶着鹽堆，坐了下來，抬眼，在天空裏尋不到一只白鷗，祇有些輕薄的雲霞，飄散着。

似乎大地予我的靜穆久了；我會恨到鹽堆上的人們；太不斯文，誰也沒有賞玩月景的細膩心腸，拖牛車吧！一輩子就睡在鹽堆裏，我就無意識地吹吹口哨，海風飄過，像替口哨伴奏，我感覺這情景，確是病後愉快的第一天。

「牛車！來了！海洋子孫也有這樣風趣的人兒嗎？」我勉強地走過去「且是一個小姑娘呢」

「喂！妳肯讓我騎一次牛嗎？我感激妳！」我似乎給情感灌漲了神經，全沒有顧到一個陌生的姑娘，是否能允許這種要求的。

「哦！是于先生！你剛病愈！」她天真的招着手，「你也喜歡騎牛嗎？牛背很髒呢！」

我端詳了好幾，原來是那每天替我燻藥爐子的小樣，可不巧嗎？我很興奮，走近牛車，

「于先生！這裏海風緊，別再受涼！」她笑着從牛背上跳了下來，手撫摸着牛背「我送你回家好嗎？這裏去家並不近吓！」

「不！」我一脚踏住牛角翻身騎上牛背「在這裏玩一會再回去！小樣兒允許我！」她點點頭，把牛車解散，驅着牛走過水溝，放在鹽堆上，她經久海水和日光的浸洗，把皮膚染上一層健康的色彩，更顯出她美麗可愛，平日我是一個封建式的孩子，對異性

祇說這一大幅婆娑銀亮的海灘夜月，就不怨我病後的兩腿，拖着蹣跚的聲音，走過這塊鹽堆，愉快爬上心頭，委實疾病小兒胡纏得我太疲倦了，現在我像剛從大烟窗裏探出頭，伸長了鼻子，深吸了一腔鹹腥的空氣，回頭那小鎮子的燈火呢？都星散在這塊古銅色的平野上。

我踏上鹽土堆，泥上正攢出一層白色的粉屑，在月光裏，反映

怕說話，可是今日！月光模糊了我的臉盤，再說病後又經過一陣海風，真的已把臉皮吹凍了，似乎已沒有了平日的感覺，

「小樣！累你走！我們一同坐好嗎？妳看妳赤足，鹽地不很冷嗎？」

「你騎！別不老實，我想回去了，你坐着把牛車拖了，送你回去，」她又把牛牽向車附近，

「明月像個大銀盤，裏面有畫家描過幾筆灰色的影子，看上去多舒服多美麗，我不願就回去！」我幻想地說！

她伸手握住我的手，「你的手涼得很！病才愈呢！別在這裏找苦！」我也感覺到有點清冷，就依從她的話，從水晶似的，透明的景層裏，向小鎮子的燈火叢裏行進。

她送我到家裏，我說「小樣！明天妳來！我跟你說些話！」她拍着牛腮，在月光下轉起兩個酒渦，真美麗，看她輕鬆地爬上牛背搖擺小手「再見」

「明天見！」我說！我忘了疲倦，喜悅飛上了心壁，抹盡疾病小兒殘忍的創痕，立刻在室內燃亮了銀燈，我的心跟燭燄一樣的舞踢着，我揭開了日記簿。

……呵！這是暗紫色的海灘上，一粒晶瑩的鹽粒呢……

小泥鏟劃破了朦朧銀亮的海霧，我們都天真地踢着海水，追着白鷗，回頭彌望的莊嚴模型，漸漸地隱淡在海霧裏，小樣告訴我，假如陽光升上來，堡壘有了清

暫的輪廓，那我們就該回去，今天有早潮，我四顧海面，好像矇着無數層玻璃或水晶，我們嵌在這裏面，到似變了它的瑕玃，我們在附近拾了些泥螺，小鏟子挖了些海蛤蜊子，海地的泥，像一塊見亮的背骨觸角，都鋪伏在泥楞裏，我替她解了背上蟹籠，把兩人所拾的，都放裏面，我又跑近欄海哲的短籬，籬上粘着許多鮮海哲，我挖了一塊，等她回過去頭看那礮堡時，我把它偷偷地放在她的腳背上，她突然感覺冷，她跳了起來，一

看是塊海哲，她天真地笑了，笑聲振蕩了海上靜穆的空氣，海霧已淡了，東方橫鋪着一塊玫瑰色的花壁，陽光從礮堡東邊照來，礮堡也漸漸立了起來。

「回去吧！潮快漲啦！」她又背上竹籬，背上小泥鏟，我們又向礮堡行來。

水牛也許是等候得倦了！在繫着的榆樹下伏着，她走過去，用手拉住牛繩，把牛車縮好，一脚踏上牛角，爬上牛背，我也爬上牛車，她打了一鞭，牛就向着原路的泥軌上拉去。

「海灘好玩嗎？」她回過頭來，陽光照在她的臉上，她的臉盤顯出熟蘋果似的色彩，我沒有回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獅牙粉公司

答她，祇向她痴看，她似怕羞，轉過頭去，把腳擱上牛背，在牛上又打了一鞭。

「小樣！我們還是在海灘上多玩一會，別回去，看潮水！你看！那大兜的帆船，直向無縫的天裏剪去！」我喜懽海灘，礮堡裏走出兩三個青年，拿着望遠鏡，望着遼闊的灘水，大約是尋望着私鹽船隻。

「你愛海灘嗎？」她又回頭問我，她的眸子閃爍得逼人。

「是的，我愛海上生活，」我回過頭去，潮水已漲了，浮在水面的陽光，真像一片片疏金屑，一直鋪到無涉的天角，小孩兒有的背竹籬，也有背破籃子，也有

小泥罐，都立在土邱上遠眺。

「于先生！你別以為海面上好玩，海上的生活真苦痛呀！這一輩軍小孩子，假如在都市裏，他們或許有念書的機會，現在呢！也許命苦，靠着這些海面上拾海蛤過日子，」她的言語裏有濃厚的同情感念，我找不出回答的話，

點點頭算了一個表示，牛車走了，我痴望與她腦後兩支小辮子下的金黃色的蝴蝶結子，一陣迷惹，用化學儀器也提煉不出它的成份。海風拉着長哨，拖過了懸崖，曬衣的細竹上一串光亮的水晶粒子，都簌簌地落完了，我咒咀着天公，散佈這一叫人沈悶的原

子，把每一支毛孔管，都緊塞起來。古色的磁瓶裏，水被花枝吸了，我把它倒了，在簷下換了半瓶，重新插上那枝梅花。

巡視過我的腦海，簡直沒有一種足以消遣閑愁的計策，心頭又含着重量恨雨的意味，隨意把顏色水，一撥，撥在白壁上，仔細看來，彷彿是小樣的臉兒。

「哦！半天的沖道，已有了着落，」我重新換滿了顏色盂裏的清水，在簷下洗淨粉畫筆，我意會小樣面部的輪廓，畫着。

費了半碗顏色，塗抹了幾次白條，總算有幾分像小樣，我換了筆，在角上寫了「鹽粒」兩個字。

欠伸希望我休息，就披了睡衣，斜倚着枕兒，看那剛住筆的小樣。

忽然，小樣來了，她下了簷衣

，笠帽，我彎身拾了雙拖鞋，給她換了木屐。

「身體不舒服嗎？」她走近床邊。

「沒有，妳瞧那個女孩子！」

「是誰？」

「妳猜！」

「像……不……我不認識」她的臉盤上游起兩顆酒渦，嬌媚情緒，使我洩醉。

「當然妳不能認識她！妳瞧！」

「我在半桌上摸了一方鏡子」她住在這裏邊！」

她笑着，倒在床上，我們就開始閒談，漸漸地談及她的嬰孩時代，她說：

「祖父是有一個可以享受的境遇，家裏一幢半屋，她老人家，在這塊地土上，可算是最聰明最能幹的人了，他就利用他的聰明能幹，在鹽民的鹽板上取利，結果，我們家庭是富裕了，在這帶的鹽民，真苦得不堪，現在戰時，即怪不得，就是往昔大熱年頭，也吃不飽穿不暖，一年四季，一件破褂子，當爸爸出生，正是祖父鴻運高照的日子，等爸爸大了，就送到城市裏去念書，每一星期道鹽民送錢送食品去，爸爸念了五年書，恐怕祇認識了四五百個字回來，在這一帶渾渾噩噩未開化的人民們，誰都驚奇我爸爸是一個肚裏有墨水的先生，等爸爸娶媽的時候，幾千鹽民都送禮，在鹽灘史上很說得起這樁事，可是鹽民對於祖父的吝嗇和私愛，表面上是屬於這種勢力，暗地裏，誰也在咒罵，那一年，我已五歲啦！海上來了一批強盜，雪亮的刀子，彪長的紅毛鎗，搶我們一家，我爸爸當住門，我躲在欄樓上，海盜撞開了門，一刀子刺在爸爸的胸膛上，熱血立刻噴紅了那人的衣服，祖父慌張了，跪下來求饒，當然海盜的目的，是爲了金錢，但是，這班強盜，且不同，他們說「老家伙！你平日利用你的聰明，來搜括鹽民的膏脂，又把你的兒子也培養起來，將來也同樣地來繼續你的手段，鹽民要給你家括死了！告訴你！鹽民雖然愚蠢，可是他還有武力，還是刀鎗，像今天可不是用聰明的日子了！」祖父求他們，允許把所有的錢分給鹽民，那海盜又說「我們又何必用武力來要人金錢，我們不是強盜！我們要騙送用聰明來要我們金錢的人！兄弟們！燒了屋子，留下你條老命，流到外鄉去吃苦！」屋子燒了，爸爸是葬在這堆灰燼裏，我們就飄流到各處，我寄養在姑母家裏，大啦！在鄰近的學校裏念了八年書，我可不像我祖父要炫耀我的聰明，祖父死了，母親再醮，就是現在的爸爸，也是我的命運，他又會在這海上幹事，雖然事隔一餘年，但是我媽總很怕見人，我呢？我喜歡駕一輛牛車，在這灘上替人運鹽，幫助鹽民，現在你看鹽民多苦！流了汗血，還是每天大荳子對黍粉麥糊，吃不飽，假如我有辦法……：：：我一定要解決他們的苦悶，

的確，愛錢不如愛人，自私不如博愛，要是當初祖父能博愛愛人，把鹽地與復起來，也不致他的兒孫有今日的淪落！」

她說了一篇三代的史記，我的口好像木納了，痴望着在粉壁上，的姑娘，頃刻擴張，變作千萬顆腥紅的心臟，這心臟含有無盡數的博愛成份，我祇默默地祈禱「祝妳成功！」

二月，東風佈置在人間，是一片春意。

塘堤上長了一叢小草茸，芊綿柔軟，經過了冬天，陽光似乎特別的可愛。

這天，榛有閒，我和她踏上品和陽光，她告訴，早下她的仇兄弟來了一封信，她給我看，我就席地而坐，她依着我，我展讀那封信！

說來真可憐，在都市裏雖然滿充塞着愛的氣氛，可是剖解這種所謂愛，且又非常奇怪，現在據我所知道告訴妳！

大腹的商賈愛他的財，更愛他未來的計劃，文人學者他愛自己的文章，更愛自己的聲名。

妓女愛浪子，姑娘愛青春，游者愛山水，孩子愛糖果，父母愛自己的兒女，青年愛戀愛，地產老板愛地皮，房東愛房產……

什麼地方不是愛，我可說社會是給愛凍住了，誰爲社會，國家，誰都是自私的愛自己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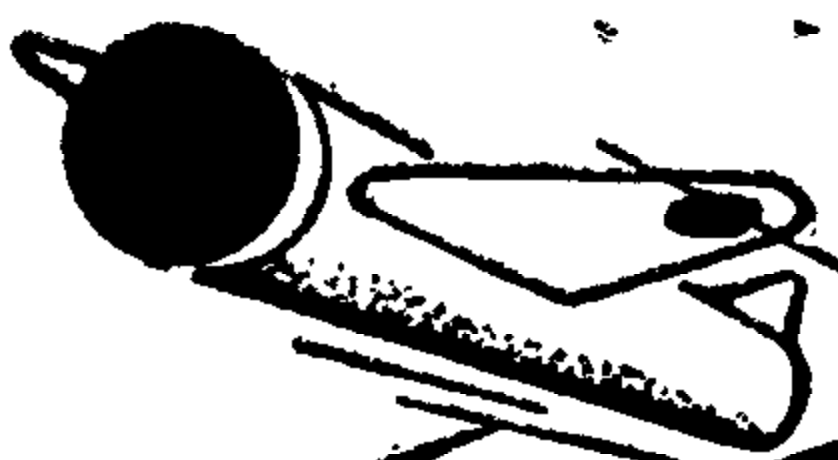
同時，爲了滿足自己的愛，去爭奪人家的愛，爲了自己某種的物質與精神，有愛的人，整天在消受他的愛，無愛的人，整天在失望痛苦裏踟躕，想愛的人，整天子在發狂的追求，由於愛，造成多少高貴莊嚴的表面，釀成多少罪惡腐敗的背面，誰都爲了自己！誰都爲了自己！的確，人生的愛，是太過於自私了！

榛，妳也許忘不了妳祖上的故事，以這故事來推測，我相信自私的也會獲得同樣的遭遇，榛！來吧！在這時代裏，我們有許多責任該負荷起來呢！來吧……

我很感動，我應該……我握住了小樣的手，次日離開了鹽灘，鑽入更廣大的人羣裏。

封信！

劑度密亞份疏正純



爾伯靈特

號一

號一二四路沽塘海上

黯黯的雲彩，密佈了無際的天邊，太陽早已悄悄溜逝了，深秋的冷風，呼吹着原野，梧桐的落葉，凋謝飄零，散滿了地面，宇宙間充滿了陰霾，令人傷感的景色，更顯示出人情之菲薄，世態的炎涼，更似象徵着失望者前途的絕境，不幸者來日的黯澹，這



然間，眼前顯出一個臉蛋兒怪清秀的女孩子「小姐！你有空請和我談談嗎？我有許多不能瞭解的問題想叨教妳，請妳告訴我，讓我明白一切事實的真理」一串銀鈴似的脆音，不住在我耳邊蕩漾……

我舉手一瞧錶上的時間還早「好！妳要問的請問吧！只要我所知道的。可能範圍中，我一定答覆妳」這時我端詳着她

嗎？「當然不恥辱，以勞力換來的代價來掙錢，那才是真正高貴的生活「勞工神聖」妳懂嗎？國家的強富完全根據工業的發達，要工業發達，一定是依賴工人的努力，爲什麼中國會衰敗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亦因人民的思想太腐敗了，彼此相爭着地位。劃分着階級，思想完全傾向於虛榮。妒忌，所以我們每一個工人，負起了重大的使命，國家的興亡，簡接是依賴着工人，因此我以爲人與人之間。沒有地位可分，更不必劃分着階級，各人以着自己的才幹去從事工作更無恥辱與榮耀之別。

或是……

這串乾脆爽利的言辭，竟想不到會從這女工的口中吐露着。

「可能：這不是奢望，這是應該的請求，彼此互相討論，研究，談到指導，我可當不起，珠文——恐怕妳也受過相當的教育吧！

「是的！小姐，我曾修完小學的課程，也幸福地踏進了中學，唉！但是戰爭影響了我家庭的幸福，更消沉了我父親的音容，我父親是在美國舊金山經商的，然而太平洋戰爭以來，消沉了他的信息，生死不明，我生長在漢口，因時局的混亂，和年老的媽，淪流飄泊到上海，在這舉目無親的陌生地方，生活高漲，在無可奈何下投入了這廠當女工，我曾記得從前在學校的時候，先生亦常常跟我們說「勞工神聖」工人是國家的中堅，但是……唉！當我跨進了工廠之後，一切象證着事實並非像理想一樣的美滿，還不是替資本家作牛馬，來爭取低賤的待遇，維持艱苦的生活，小姐！尤其是像我略有一些知識，更覺得痛苦，愈覺難置身在這樣的環境裏，工人們的談吐，離不了下流，跟他們交接，性情相反，不理睬，事實不允許，不堪入耳的流

言盡量地侮辱，毀謗或欺侮。小姐！這難道說就是勞工神聖嗎？這就是勞力所得的代價嗎？」

啊！這切實的思想，勞苦者的哀呼，激起了我心底共鳴，——人類的同情……

「珠文！妳的思想是對的，不過我們處身在這動蕩的時代中，生存在這已失常態的宇宙間，工人在這畸形發展的社會裏，尤其是我們欲上進的青年，不願被時代所淘汰，欲爭取我們的前途，當然是非常艱難，事實根本不允許你所做的能達到你的理想，但是我們亦不能因此而灰心，沮喪了我們堅韌的勇氣，這些好像是在磨練着我們，固定我們的宗旨，所以，珠文！只要能做工作，是對人類有益的，光明正大做工得來的代價，維持生活，這不是頂光榮嗎，而且做工又是替國家生產，所以妳不必傷感，振起了精神，來幹着我們應幹的，負起了我們勞工神聖的使命。」

「小姐！感激妳，啓示了我的茅塞，明白了我的責任，更瞭解人與人的真情，時間不早了，請回去吧！」

「好！假使再有疑問，我們以後再討論吧！再見！」

毀滅

賜

慧

是個暮秋的黄昏。

嗚……汽笛聲不斷在天空中飄洩，S廠是放工了。工人們各自拖着他們因工作而疲乏了的軀體，在移動着步伐，作歸家之計，去享受他們暫時的安息，我照例理好了檯上的雜物，走出了這S廠的office當我踏上這條熟悉的道路上，一陣清脆的呼喊聲，這聲音是怪陌生的，好奇心驅使我回頭，突

這年輕的女孩子，大約剛十六七歲，圓圓的臉蛋兒，在她顯的兩邊印上了深深的酒渦，更顯出了她的豐韻，嬌小玲瓏的身材，配上了瀟灑的態度，假如不是我認識她的緣故，絕對不會相信她是S廠的女工——徐珠文……她的發言阻止了我的思潮，使我留意她所說的：「小姐，妳以爲當女工的人是恥辱的嗎？她的地位是卑賤

「我懂了。感激妳告訴我真義。能使我明瞭我的責任，小姐！恕我冒昧，進一步的要求，我懇求妳能和我交一個朋友，我想妳是不會推却的吧！因爲從剛才的言語中吐露出妳的好心腸，現在的社會裏，像妳這樣的好人真少，我所接觸的，無非是些吃吃玩玩的胡調份子，以後更要請妳常常地指導我，我想這要求太奢望了吧！

「好！假使再有疑問，我們以後再討論吧！再見！」

她俊俏的背影，漸漸地被這蒼茫的暮色吞噬了。

無情的歲月，永遠不停的在馳騁，宇宙間的一切也隨着在變異，轉瞬間，使人寒冷的嚴冬，又降臨了人間，牠悄悄地驅走了人們依戀的秋天，帶給大地的是難堪的酷寒。

我照例在忙着結算月底帳，突然一陣喧噪的聲音，使我放下了工作舉首一望，啊？是她——徐珠文——她爲什麼上事務處來，我留神聽着她和廠長的談話……

「張廠長！請你再預支幾天的工錢給我吧！我知道廠裏的規則是不能違反的，但是……我媽的病勢是更凶險了，我實在沒有辦法，廠長，你可憐可憐我吧！」

「去！快去！你還是向別處去設法吧！廠裏的規則無論如何不能破例的，妳已經預支了很多天的工錢，怎麼能再支下去呢？」

「張廠長！你連窮人最後一次的請求，也不能答允嗎？你不能同情苦人的艱難嗎？難道叫我眼睜睜看着年老的媽，爲着沒有錢請醫，活活的病死嗎？我不能……我可不能……」

「還是向別處去想法子吧！這兒是不能再通融的了，」說

着他燃起了枝大前門的香煙……吐着霧樣的煙雲。

「好！你們不肯哀憐我們窮苦的工人，甘心目睹着我們忍受着病餓，好吧！除了這廠以外，我就沒有立足之處了嗎？哈哈！哈！再見吧！我祝你永遠有錢，永遠做着廠長！」她拖着淒楚的步伐，踱出了S廠的事務室。

這艱苦者的哀呼，激起了心底的同情，我追了出去，「珠文，妳慢一點兒走……」我將錢袋裏所有錢塞給了她；並且安慰了她一番。

「謝謝妳，小姐，妳的好意，我肺腑感激，恕我不多言了，我還要趕快去替媽請醫呢！再見！可是……恐怕我不會再踏進這廠了！」她眼眶裏飽含了淚水，拚出了最後的一句。

「珠文！祝妳前途珍重！」她終於離開了S廠。

寫字台的日歷，一張張的撕去，一天同事們彼此沒有事在閒談着，一個平時不常開口的小周，他說：「我報告你們一件奇怪的事，×天我在××歌場，瞧着一個歌女，她的嗓子，委實不錯，可是你們知道她是誰？」

「唷，我當樁什麼奇怪的事呢？一個普通的歌女，用不着

大驚小怪的……」我坦然的回答着：

「告訴妳吧！她不是別人，她是這裏做過的女工，妳常常紀念的：徐珠文哪！」

「啊？是他！不會的：妳看錯了，她不會去當歌女的。」

「噫！難道我連人都認識不清了嗎？假如妳不信，不妨到××歌場瞧瞧她是否是徐珠文。」

小周這樣肯定的對我說，他堅決的言辭，動搖了我的信心。

我終於提起了筆，寫了封信去問她，記得這是個冬日的下午，回信來了，證明了小周的言辭是正確的，她信上寫着：

××小姐：妳來信的誠意，和妳對我的關心，感激之至，至於妳問我現在幹些什麼職業，小姐！我該怎麼說才好，但是我決不會欺騙吾善良的摯友，小姐！請妳安靜地瞧下去吧！我慢慢的在這紙上告訴妳：

更不能將「勞工神聖」來當食物支持我們的軀體，我雖然知道要支配金錢，不給金錢支配，試問？活在現今的社會裏，可能沒有金錢嗎？我們要生存一天，必須要有一天的金錢，奮鬥，掙扎光明的前途，誰不想呢？但是，請問，連飯都不能顧全的人，會想到這些嗎？

總之，我是毀滅了，我知道奮鬥，我知道有光明燦爛的前途，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茫茫的人海中，我認識了妳，我知道除了妳之外，就沒有一個同情我所遭遇的人了，他們只會嘲笑我的墮落，藐視我的人格，小姐，當我抱了

顆真誠的心靈，來投向社會的懷抱，誰知結果，遭遇的竟是失望與痛苦。

什麼「工人是國家的中堅」？什麼是「勞工神聖」？還不是痛快的稱他們是「社會的下層階級」

「窮棍」比較得徹底些，生活於動蕩的漩渦中，日夜奔走於污穢的社會裏，什麼是人

生的樂趣，我從未嚐到半點滋味，純潔的心，已滲透了

失望的苦味，人生的真諦，還不是一場空虛的幻夢。

我不多說了，最後妳要我告訴妳，我的生涯，隨妳怎樣想吧！或者別人告訴妳的，反正都對，我只有將我孤獨的靈魂，埋葬在無邊的黑暗裏，末了，小姐！希望妳將這不幸的人忘了吧！我是毀滅了……

當我看完了這封信，淚水已模糊了我的眼簾。她真的是完了嗎？她是被誰毀滅的呢？是社會——是人情——是金錢——抑是環境——

窗外底狂風，向原野怒吼着，雪花在天空中飛舞，S廠照例放工了，我又踏上了那熟悉的道路

(完)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學生徵文當選

絨錦鎮很少有兵的影子。這一天，鎮公所的口却站了兩個衣冠不整，但是帶了軍帽的人，抱着膀子，手裏並沒拿長槍，只在捐頭上斜垂下來一隻皮套子，皮套子的下端，不用說是掛着輕便的殺人武器。

鎮上的人都悄悄地謎一樣的猜測着這不平凡的局面。

但，誰的心中都罩上了一層陰影，這好像是一個兇險摧殘來臨的前奏。

往常極端隨便的鎮公所，今天已含滿了森嚴的氣氛，大廳上一張挺長的會議桌，差不多坐滿了人。

一眼就可以讓人認識的，那是坐在正中，而充滿了愁雲於面底鎮長任青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年人，他一面在無可奈何的聽着別人的話，從恨怒的眼睛裏却不時又好像不得不裝着笑，那麼勉強的應付着。

立在他身後的是他的兒子任冲，和那個從小就生長在他家的內姪吳執，兩個人差不多高的身材，都是二十來歲精強力壯的年青小伙子。

圍坐在任青偉鎮長旁邊長桌上

的，那是七個在鎮上並不熟悉的臉，只有其中的兩個是曾經好像看見過幾次，看見的時候，大概就是在帶領了大兵來收營業稅和田賦的捐稅時，每月一次必然光臨。有時也許會每月看見兩次，那該是預支下月份的錢糧，或者是又多加了一種什麼稅；反正鎮上的人看到了他們，所盡的義務

軍第X游擊隊的參謀長。「這個……」
「我們也知道，這比較讓任老先生為難的事，我們已經經常的在徵收着鄉民的稅收，這一次似乎不應該再來臨時增收這……」
「有些阻礙的說不下去，說的人面微微有些紅起來。」
「但是，這是救國義務捐，是人民對國家應盡的責任，何況今年的秋收很豐，我們每畝只捐五斗稻子，這簡直可以說是很體諒絨錦鎮的百姓了，任鎮長，您老何苦不答應呢？」

捐稅，這一次好容易盼望到了一季好收成，但，不知那個又興出來了什麼撈什麼的救國義務捐，每畝田竟要徵五斗，這還得了嗎？農人勞苦了三個月的成績，用血汗換來的糧食，難道就應該一起雙手奉給別人去，並且真是爲了救國的捐嗎？那是只有天知道，爲了不受良心的責備，這個佈告上的章，不論如何都不該蓋。

的參謀長，他知道這樣下去了也許要成僵局了，雖然武力也照樣可以解決這件事，但是，在可能的情形下，他依舊想把這重担去放在任鎮長的身上，要讓他去做難人，所以他一面是像鎮壓着自己帶來的屬下，暗地裏却是控制住任青偉。
老年人有些爲自己的處境而悲哀，他只能說：
「這件事我實在管不下，請諸位原諒我的苦衷。」
七個人中的一個紅鼻者，悄悄地摸出了槍。

正義的犧牲



官櫻

「是的，我們對於絨錦鎮是最客氣了，不然像馬家鄉，每畝田徵收的數目就是六斗，他們那個敢說一個不字，還不是無限繳到嗎。」

「你老考慮得怎麼樣了？」
看看在默想的任青偉，好久好久還沒有應允的意思，那個矮個子的參謀長不免又帶些焦燥的問。

可是矮個兒的參謀長却對他使了一個眼色，他終於又悄悄地把槍藏起來。
「好吧，這件事我們還是明天再談。」
「希望明天任鎮長能給予我們美滿的答覆。」
矮個兒的參謀長第一個站了起來，面上散佈着嬌裝的笑。其餘的大個人也陸續站了起來。

「如果任鎮長您幫忙的話，我們對於您一方面，還可以……，還可以特別通融……」

「其實我們還不是爲了百姓，沒有了國家，人民那裏能夠存在呢？所以這個捐只要稍有知識的人都應該捐。」
「可是，除了捐，鄉民們也要吃飯啊。何況鄉民對於捐稅種類的負擔已經不少了……」被逼得無法可想的任青偉，他總於硬了頭皮的說。
「總而言之，不幫助國家的人就是漢奸。」是帶些責備而激昂的聲調。

「漢奸？」任青偉有些喃喃地，他像莫名其妙的中了一粒流彈。兩個站在他身後的年青人，同時露出了不平的火燄。
「好們不許胡說，任鎮長是一鎮上德高望重的人，讓他老人家多考慮一下，他一定不會使我們失望的。」到底不愧是有智謀

永遠是付款。
「任老先生，我看您還是蓋上了章吧。」七個人中的一個，離得任青偉最近的，那個矮子說。看樣子，他也許就是七個人中間的主腦，據來時的介紹，他是X

「對了，特別通融。」
鎮長任青偉一直就沒開過口，他腦筋中只在想：「我能抹煞了良心來蓋這個章嗎？我是一鎮鄉民的代表，處在這民不聊生的亂世，鄉民的苦已經是吃得夠了，莫明其妙的軍隊，捐着各式各樣的旗幟，一來就是徵田賦，收

「打擾了。」
「明天見。」
「再會。」
做主人的任青偉愁着面，點頭

任青偉也只好無言的立起來，兒子和內姪依舊寸步不離的跟在身後。

友 文

送客。

客人出了鎮公所的大門，門外兩個大兵竟舉手行了一個軍禮。

九個突如其來的客人都走遠了。

「唉。」擺着頭，任青偉不由得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惆悵的回過頭去，身後的兩個跟出來底青年，也都垂下了頭。

「像這種軍隊還不是變相的土匪，人民那裏經得起他們的蹂躪呢？」

三個人默然的眼眶都有些紅，淚該就要掉上來了。

「爲了正義……」
「這個章，無論如何我絕對不蓋。」

掛着淚珠的眼睛，凝定了神，一種剛毅的氣質顯現在老年鎮長的面貌上。

翌日清早，鎮公所前後門都站了兵，大約總有十多個。

依舊是昨天的七個人，依舊在鎮公所的大廳上保持着昨天的形勢。

任青偉的面上皺紋更多了。

「老先生，您考慮了一夜，今天大約總可以蓋章了吧？」

「不能。」堅強的聲音。

「爲什麼？」

「我考慮得很久了，我是一個地方人民的代表，我的責任是爲鄉民們謀取幸福，對於太苛刻繁

重的捐稅我決不能簽字蓋章……

「仍是堅強的聲音，老年鎮長任青偉恢復了年青人的火性。」

「哼。」矮個兒的參謀長用牙齒咬緊了下唇，面上已微微發青，像火山將要爆發它的火燄。

又是七個人中間的紅鼻子，從身畔摸出槍來，下勁的攢在會議桌上。

「媽的，別不識抬舉……」

站立在任青偉身後的兩個年青人，王冲和吳執也同時摸了一下自己的腰間。

「我們對你實在是太客氣了，你如果再固執，那就不能再怪我們了。」

「爲了正義，爲了一鎮鄉民的……」

「別再囉嗦，你到底蓋不蓋章？」

「不蓋」。老年鎮長任青偉的聲音已經有些抖，他用最大力量從發白的唇裏，吐出了這兩個字。

紅鼻子的槍將要舉起來。

「呸！」

一個人倒了下去。

那不是鎮長任青偉，却是紅鼻子，因爲任冲已經從腰間拿出手槍用指將槍機扳了一下。

其餘的六個人同時悄悄地摸出手槍。

「別動。」

突地任冲的背後有只槍管抵住了他，舉起手，槍只好讓它從手裏滑落到地下去。

「呸！」

吳執剛要摸槍的手也流出了鮮血。

「哈——」

矮個兒的參謀長首先笑了。「你們還有什麼本領趕快使出來呀！」

「把這兩個反動份子綁起來，你們依舊去守牢了前後門。」

「是。」從後面偷偷進來的兩個大兵，因爲自己的功勞而得意，失去了反抗力的任冲和吳執，很快的讓兩根繩子綁牢了他們的全身。

年青人的眼睛裏發射着憤怒之火，血紅的細絲佈滿了整個眼球，牙齒要吃人似的在響個不停。

老年鎮長任青偉的淚悄悄地流了下來。

鎮公所的大堂上，肅靜了好一些時候。

「你說，你到底現在是答應蓋章不？」

「我們可以拿這兩個個人算做交換條件，如果你肯蓋，立刻我們就叫人放了他們，如果你還是不肯蓋的話，那麼我們就以反動份子的罪名把他們在你面前槍斃。」

「矮個兒參謀長的臉好像已經換過了一付，一些陰險的猙獰掛在嘴角上。」

「這……」

望望自己的兒子和內姪，任青偉的心頭一陣痛，矮個兒的參謀長從桌上把佈告紙捧到他的面前。

「這我……」

「您老蓋了吧。」

「爸爸，我們爲了正義，是應該犧牲的。」

「是的。寧爲玉碎，不做瓦全。」老年的鎮長閉起了眼睛。

「媽特皮……」

一聲槍響任冲倒了下去。

「寧死不屈，只要是爲了正義……」

又一聲槍響吳執也倒了下去。鎮長任青偉一顆血紅的心，忽地被劃了兩刀似的，一陣血擁上來，他仰面的連帶着椅子一起倒下去，嘴角上往外流着血，身子癱攣着漸漸地不動了。

「真糟。」

「報告。」

矮個兒的參謀長一躍，就轉過了身子，望清了背後從門外跑進來的部下，用手摸着胸口。「你這小子，大驚小怪，我的魂險些給你嚇去了，媽特皮，混蛋……」

「是。」

「媽特皮，是，是什麼？是你祖奶奶打來了嗎？」

「不……不，是鄉民連合了救國的軍隊突攻來了。」

「怎……怎……怎麼說？」小矮子的參謀長有些跌，兩腿微微的抖起來。

「我們大家快逃吧。」

「但是……怕……太遲了……」

「這怎麼好……」

「完了。」

不久。鎮公所附近有一個大騷動。

「打倒禍國殃民的游匪。」

「我們需要以和平來樹立新中國。」

「爲爭取正義而犧牲的任青偉鎮長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萬萬歲。」

和平的軍號聲已經從遠處近了來。

每個鄉民都帶着一個興奮的臉。

沒有逃走的矮子參謀長和他的幾個部下，讓人捉了餓着肚子的跪死在鎮長任青偉，和他兒子任冲，內姪吳執三個人的墓前。

絨錦鎮從此永遠浴在和平溫暖的日光下。



春去也

時 春

命題大意

此故事為敘述南唐後主破國亡家悲痛之事實，李後主固一落拓放誕多情善感之一代詞人，其中年晚年命運之懸殊，幾若一在天堂，一在地獄，此篇係自他在南唐宮中與小周后風流香艷之綺麗生活寫起，直至國破家亡幽居宋京渡其愁懣困厄俘虜生活為止，故題曰：「春去也」即「浪淘沙詞：『流水落花春去也』」之意，抑或：「南國恨」南唐遺恨之意」皆可耳。

作者識

學生 徵文 當選

是一個惱人眠不得的春夜，大地雖陰黯得呈出一片漆黑來，然而在這壯麗高華的南唐宮院裏，即正是一派良辰美景。這碧落宮後苑裏的一切，都給柔儀殿剩餘的淺盞白亮的廊燈，耀照得清楚可

數，尤其那畫堂階前開得盛艷的花朵；靜靜地躺着影兒，在發出一陣陣濃郁的芬芳，把整個深寂的宮院裏薰染得使人陶然似醉的。

從花叢裏，突傳來一陣輕翠的淺笑，劃破這幽穆的四周。花叢深處露出一個纖細的影子，婀娜着身兒，向這邊跑來，琉璃燈照在她身上和臉上：是一位嬌小年青天真而美麗的姑娘！她一手提鞋，一手拈裙，臉上由紅泛白，像又是喜，又是羞。

「英！小聲點兒，他們都睡覺了！」身影頗長的李後主，緊跟着她低聲而又迫切地招呼着。於是她不由地停着脚步，向四面望望，他也就此竄上兩步，與她併着肩，慢慢同行了。燈光照在他臉上，也是相當的風流俊逸，神采奪人！

「姐姐要知道，准又該說我的。」她低着頭，不勝嬌羞地發出這甜蜜聲音。「不，你姐姐不會知道的；她現在已睡着好久了。要不然；我還不能就出來呢！」後主撫起她玉脂般的手，慢慢撫摸，

像是百般安慰着，她也嬌柔地由，已使像一隻溫馴可愛的綿羊。

終於她似含怨又似含羞嬌憨可愛地望着他說：「老是叫人進來找你，嚇得我連鞋子都不敢穿，要是給她們知道了；真不知要怎麼笑我呢！」

「英！真對不起你，你是最諒解我的人，我的難處你總得也都知道。」他又用手輕輕撫弄她的鬢髮，接着若有所思地繼續說下去：

「做皇帝有什麼好，當初我在宮裏作監國太子的時候，不是常到你們家裏跟你們姊妹一塊兒玩嗎？那時候，我們朝夕相共，耳廝磨環，多有意思！可是現在祇能當它是個可戀的夢了。啊英！我覺得唯有你才是這夢的一點泡影，所以我跟你在一塊，竟會忘去了一切不痛快的事情；而重回到昔日的樂園似的！」

「可是我們長久的這樣相會，也委實太苦了。」她含情脈脈地說。「不，不苦！」他更緊擁着她的肩：「你看這正是春宵寂寂，花陰淡淡，在一年中和我一生中是最難有的時光了。世界上有會比這時的我們更愉快更甜蜜的的事情嗎？」

她祇嬌羞地含着笑，將臉埋到他懷裏，兩人的影子這時已合併成一個人了。繞過曲折的花徑，一路拂着開落了的的花片，終於他們走到花叢深處比較黯淡的地方，找着一個玉石礎並肩坐下來，而她這時已萬般難為情地斜偎着他。澎湃的熱情，衝滿在他倆人身上，愛

他們着望忘去了一切。

彷彿夜爲了他們把一切安排得更安靜更寂沉，要不是遠處又傳來一陣更響，他們真要疑在夢裏，他也覺得夜已深了！露也濃了！可是却捨不得馬上就離開這愛的迷惘。

經過一番熱情的溫存，我們這才華個麗的詞人皇帝，又在發出他胸中充盈的情感了，運用他那錦心繡口，輕鬆地和婉地吟誦他生平最得意的一首詞：

花明月暗飛輕霧，
今朝好向郎邊去。
劃襪步香階；
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
一晌偎人顫。
奴爲出來難，
教君恁意憐！

那迴腸盪氣的詞意，隨着他顫戰洪亮的歌聲，她一句一字都聽得清楚，她竟陶醉在他懷抱裏。

這時，她覺得自己心中久蓄的話，也該說出來了，臉上不禁又飛起一陣紅暈：

「國主爺！你既然這樣愛我，也該快些想法安置我了！」

「是的！因爲你姐姐的病近來還是那樣沉重，我預備等她痊癒之後，跟她懇切的談一談，我相信她能允許我們這樣做的；因爲她很愛我，同時又很愛妳，而且她自己又體弱多病，諒來也絕不會拒絕我或妳的！」

「要這樣就好了！」

深，露水已涼透我們衣服，但希望這能夠早日實現。」

「英，別慮了，一定能夠的！」他怕感到涼，趕緊握着她的手，撫着她的衣服。

是的；夜更深了，露水已把花朵兒打得垂下頭去，天上的星也好像移了方向，是別離的時候了！歡樂聚合的結果，也就是傷離苦別的惆悵，他倆雖無限情深，可是這已臨到不能再留戀的時候。

他扶着她站起身來，他倆在互相惜別的神情中，他鄭重地向她又訂了約期，這才輕輕扶着她一步一步送出院門，在院門口他還獨自站了半天，等她的影子遠遠消失在黑暗裏，他才回身關了院門，蹣跚地踏上書堂的石階，回進朱門裏去了。

這時候的更聲已是一陣打着四下，打更的人兒在有氣無力的敲着；一下一下輕微地隱約地敲着……

一一

的確，天下沒有絕對歡樂和絕對悲哀的事情；這甜蜜的愛情，祇能使他暫時陶醉在溫馨夢裏，接着便是一堆一堆的愁雲悶霧，冰冷地沉重地壓在他心扉上。

他心裏想：對於趙宋那方面，自己總算卑讓到地。除了奉表稱降，按時納貢外；近來連自己的年號也給取消，奉着他們大宋的正朔，可是這還不能滿足他們慾望，近來常常派使南來，肆意擾亂，侵襲不休。上回爲了宋使的南來，還特派四弟從善隨他們同赴汴梁，以表示

自話已已降宋誠心。可是，自從四弟去，即被他們扣留起來，最近並且還聽說他們又要派使南下，不知究竟要交涉什麼，出些什麼花樣，說不定有更不幸更意外的事情將要發生呢？

他爲了應付宋使的要求，往往這樣千思百慮，甚至夜裏失眠。但他終要想出一個比較最安全最和平的策劃來，打發宋使回去，他總以爲：戰爭終非國家之福，尤其這國勢積弱的江南，兵禍連年，天災遍處，人民的痛苦已沉溺在水深火熱之中了。他那還忍再令他們從軍遠戍，流血沙場呢？他祇恨他個人不幸，不幸生在這帝王家，不但受着無限的支配和一切的約束而不能自由，並且還得辜負起這付艱巨的責任，因此他日夜感傷，甚至流淚？

這夜他當然又失眠了。清早，太陽還未露邊，宮苑裏的一切還蒙着灰淡色彩，後主即已起身，匆忙地地上朝。他剛跨上光政殿，意外地臣子們已在鵲候多時。

第一個開始啓奏的，就是丞相陳喬，他好像幾夜沒有睡覺似地；蒼老的臉上帶着一層憂黯神色：

「臣聞遣次宋使的驛馬，最近已快抵江北了！」

後主不由又皺起眉，掛上無限的愁容驚懼地：

「哦！他們來的這麼快，我爲了這事正在日夜揪慮呢！」

左丞相張洎這時也不慌不忙的走上來，他像安慰後主似的奏道：「陛下也不必過慮，宋人所貪求的無

後非些財富，這次祇要在貢品上多加一點希貴珍寶之類。我想他們來時，大概也沒有什麼話說。」

這話雖博得後主一點安慰，可是即起了制詰潘祐的反對，他覺得時至今日，徒以無益的話博一時時的安慰，是無濟於事的。於是他氣憤地奏道：

「臣看事情絕不會像張丞相說的那麼容易，聽說宋國已於宣化門外鑿築船池，大造船隻，並練「水虎捷」的精兵數百隊。以臣所測，這批水軍正是供南下之用，宋主的用心險測難防，陛下得多留意才對！」

話說得太直率，不由激動了後主：「哦！是真的嗎？」後主驚懼的眼光轉向陳喬。

陳喬正在那里蹙眉沉默，這時也是覺得不能再忍下去，於是發出他久悶心中的話來：

「潘制誥的話，都是事實。不過臣以爲，現在如果要積極準備以防衛國土，並不爲遲。我國軍備雖寡弱不振，然則若早增加稅收，征募訓練的整頓一下。將來再在九江朱將軍那裏練一批水軍，軍備既充實；國內則官民一致，休養生息，那麼南唐的國運，或還有一線復興的希望，不知我主英睿如何？」

可是後主即疑了半響，他一時竟想不出用什麼話回答陳喬是好，腦子裏不禁有點模糊了。他是個天性仁慈的人，他不忍再對百姓們重賦徭征，妄加苛待了，當然他也不願國家在他手裏有什麼

不幸，但他却怕在他手裏使國家造成什麼不幸來。

在這猶豫難決的境遇下，即給了張洎說話的機會：

「不過依臣看來，宋主生性猜忌，現在正注意我們的行動，如果練兵備戰的消息給他們知道了，更會造成他們出兵南征的理由，等到兵臨城下的時候，也決不會寬恕我們的。所以，依臣愚見：到不如還是盡力奉承他們，等得到宋主的信仰，然後再見機行事，謀圖恢復，也還不遲。」

這一番話，雖被陳喬潘祐陳大雅等人極力反對，可是給後主聽來心裏確實鬆不少，他以爲：唯有這樣才可免去一

家庭必備之外傷治療劑

大 公 大 寶 膏



上海鐘淵大公製藥廠

總經理 亞東公司

切哀戰禍，才可減少百姓苦難，這正是心唯一的願望，於是他帶着敷衍推諉的神氣，退出了光政殿。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低着頭一路的想：照陳丞相的主張，雖是一條積極正大的途徑，但如果被宋主知道了，反造成他們出兵的動機，這更難辦了。其實，他自己也早明白，趙宋他們是無止境貪婪的，長久這樣退讓也就是鑄定自己禍害的根蒂。可是不這樣，又怎麼辦？戰爭嗎？但他却怕流血！

他一邊走，一邊想，紊亂和矛盾的心理，使他增加無限的憂煩和痛苦。這時，他忽然又想起一件擺在眼前更值得煩惱的事情，不由急忙地轉向內殿這邊來。

當他剛踏上石階，宮娥流珠姑娘已帶着一班宮女，在前面跪着接駕。她那常被春風的一張臉，今天却變成灰般蒼白的顏色，使他見了，好像一縷悲澹的情緒，突襲在他心裏。

「娘娘吃過藥沒有？現在怎樣了？」他不等她開口即緊迫地問：

「娘娘這會有些不大好，藥也吃不下去了，剛才已派人把她妹妹接進宮來，並且她正希望國主爺立刻回來和她見面！」

靜聽牀上雙頰凹陷，形容枯槁的姐姐在那繼續地叮嚀着。

「英！」他覺得錯了，連忙改口；「妹妹，妳也來了！」

「是的！國主爺。」她含淚地拜伏下去，但却很難為情地。

後主連忙扶起她，慢慢地走到她姐姐的牀前。

牀上，瘦得僅剩了一付骨架的周后，忽瞧見了後主，憔悴的臉上，似乎掙出一點笑容，輕慢而無力地吐出十分遲緩的聲調：

後主點點頭，在她牀沿上輕輕坐下來，看着她這付可憐形像，又想起昔日她的豐容華顏，不禁傷感得幾乎掉下淚來。他祇捏住她藏在被裏的雙手顫抖着聲音，親切地向着她：

「娥，這時覺着怎樣了？」

也許她剛才繼續的說得太多，這時已不能再打起精神，只望着他搖頭，而他即靜靜等待她說話。

「國主爺，你來得正好，我恐怕是不行了，所以我特地叫人把她接進來。」

後主吃驚地望着他的英，難道他倆人的事情她姐姐已早就曉得了嗎？可是這又不像。

「妹妹！你過來！」意外地她已推開被，拉住她妹妹的手。從自己手臂上褪下一隻玉環，慢慢給套在她妹妹的手腕上。

「妹妹！」她這時有些氣喘地：「這是國主爺和我定情時的信物，我把它交給你也就好像把我的責任移給你一樣，可是要好好地繼續我未盡的責任……」

她覺得她的心跳得特別劇烈，頭也更眩重，然而她即不願馬上就睡下來。她用左手攜起後主的手，又把她妹妹的手遞與他手中，同時緊緊搖撼地握着。

「我最後的話：就是願你們的愛情，像玉樣的堅貞，像環像的圓滿，那末我雖死在九泉，也快樂無涯了！」

他倆祇有擦着淚，竟想不出用什麼方法來安慰她。

可是她這時已喘得氣也吸不進去，頭像亂哄哄揮鼓，眼裏冒着無數金花，突然，她似乎覺得喉嚨裏像有一口痰湧上來，湧上來，直使她身不由己的倒下去！

他倆都大吃一驚，急忙看時，而她自己閉上眼，靜止得連胸口也不動了。

二

春天竟過去得那麼快，只一剎間，他繁華的夢便已消失無踪了。而今祇是一片荒寂淒冷的殘冬景，呈在他面前。

他每天仍舊和他的英——小周后——在柔儀殿上朝歡暮樂；飲酒，撰詞，跳舞，唱歌，儘情地沉醉在聲色鄉裏。他想以「愛」來撫慰他心靈的創傷，以「酒」消弭他鬱結的沉痛，這時他似乎忘去了一切。

自從這次宋使的降臨，態度已不像從前了，他們不但把那些預備豐盛的貢禮看在上，而且他們更毫無理由要求後主把南唐宮室全部遷到宋都汴梁去。

但這怎能使他答應呢？他一向對宋主雖抱着盡力奉承以圖苟安的政策，但祖宗的祀祠，他無論如何不忍受敵人毀辱的

。他絕未想到這次對於宋使的拒絕，竟會促成國破家亡的危機。但是事實告訴他，不幸的事件接踵而來，使他不能不由驚懼而感到消極。

這次宋軍水陸俱發，順江而下，不可截阻。他的守將林真，鄭彥華等不支後却；統軍使李雄父子八人也抗敵陣亡，沿江的吉州遠州江州由是相繼而失守，宋兵連戰皆捷，勢如破竹，最近聽說已繞道采石，直逼金陵了。

如今果然已到兵臨城下的一天，這極意外的嚴重打擊，怎能不使江南君臣們驚慌失措呢？後主雖也有點懊悔不該不聽陳喬的話，可是事後的覺悟也無法彌補已往鑄下的缺陷。

君臣們幾度緊急集議的結果，也祇有派了陳大雅將軍衝出敵圍到九江朱令賢那里去求援，所以他們現在唯一的一線希望就是等朱將軍的救兵來到，背城一戰，成敗也祇好在此一舉了。

可是自從陳大雅走後，一去不返已有十幾天了，是生，是死，誰也不能料知他，現在大家連這一線僅有的希望，也將告斷絕！

這時候的金陵城，給宋兵圍攻已將近有一個多月。城牆雖然高峻，即阻止不了宋兵的勇氣，他們一隊隊從低下爬上去，從高頭跌下來。爬上去，又跌下來。但他們絕不因此而氣餒，而停止進攻。

城裏頭，一片晦黯陰霧，重重地壓在每個人的心上，使每個人都遭到萬分的驚慌，莫名的恐怖。這山雨欲來的皇宮裏，更顯得淒涼景

像，就是平常歌舞終宵的柔儀殿上，這時也只騰下了隱約而單調的樂聲，使人聽了能發出無限今昔盛衰的滄桑感慨來！

後主還被着酒，頹然地坐在軟錦墩上。他一面看小周后婆娑的舞姿，一面却怔怔發愁。他雖在極力擺脫一切愁惱，可是愁惱却不盡地跟着來，當他又想起一件重大事件將要降臨時；不禁沉痛地嘆口氣，這時他反覺着這裏一切都是增加他煩惱的東西！

小周后仍拖着一個嬌慵身子，在嫵媚地舞着，她終日不停的歌舞，也確使她夠疲憊了。但她並不覺得，她以為：唯有這樣才可滅除他的苦悶，消滅他的煩惱，這正是她應盡的責任呢。可是這時看後主這對心猿意馬神不在焉的樣子，也忍不住的走到他面前，這低聲音，親切地問他：

「嫌舞太鬧了嗎？換一支新歌吧！」
「也好！」沉痛的語氣，使人一聽便知他心裏是如何的紊亂。
她只得又展開她的歌喪，發出十分愛嬌地唱着。

她在唱她的歌，而他却他發他的愁，終於；他不能再聽下去了，萬分急燥地站起身來，走向窗口，吐出他久埋在心裏的牢騷來：

「現在，我永遠過着的是漫長冷寂的冬天！叫我怎能打起春青歡樂的興緻？」
他更悽怨悽惻地：「當初我不過不忍看見江南人民受人蹂躪，祖宗的祀祠受人毀辱，而拒絕他們的要求。誰知竟會造成今日兵臨城下的禍事？前幾天，派

了陳大雅去九江求援，而他竟一去不返，現在我們完了，什麼都完了！保儀姑娘！」

她這時早已停止了歌唱流着淚伏在他懷裏抽噎。

黃保儀正捧着一本後主的詞集走進來，這時也不得不佇住脚步：

「在這裏，國主爺有什麼吩咐？」

「我要你牢記我的話，等到敵人破城最緊要的時候，你務必要把澄心堂上我所有的詞集詩本，把它一齊燒毀掉。這是我心血結晶，一生的精華，我不忍被敵人平白地奪去！」

「是！」她平日豐神俊雅的臉上，這時也掛上兩條淚痕。

外面一陣脚步声，流珠匆忙地跑進來

「國主爺！陳丞相他們在外面急等着國主爺去議事呢……」

後主已知道，這一定又是什麼不幸消息傳來了。他於是急忙跨到光政殿。

陳喬已好像老了幾十歲似的，蒼白的面孔，帶着無限驚慌。他見了後主，由於極端傷感，不覺流下幾滴老淚來！

「陛下！大雅還未回來。現在城外敵勢，極為猖獗，剛才一陣猛攻，我軍死傷不少，南門守備孫傑也帶箭陣亡。看樣子城是早晚難免攻破的。」

後主怔怔地望着陳喬，眼淚不由奪框而出：

「啊！子喬！真要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你看我們怎麼辦？」

陳喬這時反到激昂慷慨地說：

「臣以為就是隨宋軍到汴梁去，也怕

保全不了。宋主對待降王的慣策，陛下是知道的；等到身敗名裂，失足成恨的時候，懊悔已晚了。所以臣請以死殉國，昭示後人！」

「啊死……」他已不能再聽下去，祇伏在陳喬身上，失聲的痛哭。

突然，太監從外面跑進來，打斷他們的哭聲：

「陳大雅將軍回來了！」

事情是這麼的意外，他們急忙站起，向門外看，而陳大雅這時已帶着一身的狼狽，疲憊地奔了進來。

他見了後主即伏在地上抱頭大哭。

「大，大雅！事情怎樣了？」後主連忙扶起他，抖索的聲響，緊逼着：

「臣冒死衝出重圍，奔到九江，但朱將軍在這時已帶領數萬人順流而下，直奔金陵來援救了，誰知兵到采石，因為要破斷其渡江浮梁，竟將宋將劉遇水陸夾攻，猛烈襲擊。令斌勢不得已，乃縱火拒戰；時值北風狂起，大火反燒自家兵船，數萬人死亡零亂，而朱將軍此時也死於難了！」

聽的人都由驚慌而失色，大家絕不相信一個國家的命運，竟會壞到這步田地。

後主已不勝情感的壓迫，極度的驚悲恐，使他像失去怙恃地望着天：

「啊天！難道南唐國祚，應斷在煜手麼……」

接着又是一陣悲傷悽惻的慟哭，這時的光政殿，已變成一座亡國的靈堂。

外面人聲更噪雜了，張汨也形色慌張地竄進來：

「現在城已破了！宋兵大隊進城，宋師曹彬正領兵往宮裏來，望陛下快作主張！」

這時候，在宮裏的人，都變成一座一座沒有感覺的雕像。

在這死寂的空氣裏，祇有張汨在繼續說着：

「聽說他們並不追究既往，僅要陛下肯遷駕汴梁去，並且宋主還加官進爵，待遇從優呢！」

「事已至此……」後主已泣不成聲，絕望地：「也祇有這一路可走了！」

陳喬突然站起身來，怒視着張汨，走到後主面前，慨然大聲地：

「自古無不亡之國，更無長生之人，臣以為唯有忠臣孝子才可名垂久遠，現在既是國破家亡的關頭，也就是忠臣烈士成功的時機，臣就請君主賜臣一死！」

他這時更激奮地：「也好給後人知道南唐亡國的時候，還有一個為國捐軀，忠義節烈的臣子！」

他不等後主答覆，已搶得待衛的佩刀，迅速地頸子上一抹。把後主從昏亂中驚醒。

「子喬……你……你……」

可是遲了，他已倒臥於血泊中了！

接着又是「砰」然一聲，原來陳大雅早被陳喬感動得聲淚俱下，憤不欲生，乘着衆人不備，猛一下向石柱闖過去，同時倒下去。

這時候，宮裏一切都凌亂成一片，小周后也扶着流珠從裏面跑出來：

「不好了！窗娘已帶着一班宮女們投井去了！剛才澄心堂大火，大概黃保儀

也自焚在裏邊，國主爺，我怕得很！」
她緊緊拉住後主，而他也用力地抱着她，兩人的眼淚，像泉水般湧出來。

「宋兵已闖進宮裏來了！」

這個時候天大霹靂，把眾人從雲霧中驚掉下來。這時後主只緊緊抱住小周后，靜靜等待未來的遭遇……

經過一陣可怖的紛亂，接見了宋師曹彬潘美。他們的態度，雖並不無禮，但那兇惡的相貌却見了怕人。

後主當即答應了他們，明日即拜辭宗廟，隨他們遷赴汴梁去。

當曹彬等在後主為他們慰勞的酒宴上猜拳行令，痛飲歡譁的時候，外面的哭喊聲更大了，同時在酒宴前演奏的宮中樂隊們，正在奏出一首最傷心的詞，不斷縈繞在後主的耳邊：

四十年來家國；
三千里地山岸。

鳳闕龍樓連霄漢
玉樹瓊枝作烟蘿
幾曾識干戈！

四

渡過了兩度無情的春花秋月，後主已被這愁惱困苦的環境，折磨得像多活二十多年了。他不但消瘦，而且眉額間已刻上幾道深深的皺紋。

雖然，春花還是那麼紅艷，秋月還是那麼白潔，心愛的人兒還是那麼嬌美，可是他自由的剝奪，生活的窘困，已至無可復加的地步。怎不令他常常撫今痛昔，哀感傷怨呢！

自從他到了宋都以後，宋主對他好像並不薄待。由違命侯直陞至隴西郡公，

爵位已經到不可再高地步。但是他的足跡，始終不能步出他的府門一步，微薄薪俸，也不夠養活他僅有的幾個僕僕。他的生活也只有有一天一天的窘逼起來。

在這愁困的環境裏，只有他的英才可使他找回點失去的快樂，他好像始終為她而活著似的，所以他每天除了沉痛地做詞，並且還借着小周后沉痛地歌舞。

他的命運雖已展開在不能再悲慘的局境裏，可是不幸的災厄，還緊逼着跟來。

是一個暮雨綿綿的下午，突然從宮裏來了兩個太監，他們是那麼橫慢，毫無理由的把小周后召進宮去，誰料他們連拒絕的勇氣都沒有呢？

她去了！她是含着淚去了！當她抱着後主痛哭別離的時候，她將她姐姐臨死給帶上而從來珍惜着的玉環交給他：

我如果今晚一去不回，那麼你見了這玉環就當你見了我的一般，那時我恐怕沒有回來的可能了！從此以後，你也莫要過於悲傷，保重身體要緊。叫流珠像我一樣的奉待你；安心的飲你的酒！做你的詞吧！

他神經麻木了，他不知道應怎樣才能對得起她的英；他祇有望着她遺下來的玉環，不住流淚。

他叫流珠多預備些酒，他要拿酒來澆滅他心頭火焰，可是「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才喝下幾杯，淚水已湧了出來，杯子裏早已辦不出是酒？還是淚？

他孤單單一夜沒睡，躺在牀上靜靜地想。想着他兩年前同過繁華舊夢的英，現在不知在宋宮裏怎樣了！

窗外雨還沒停，浙浙瀝瀝越下越大，更打動他無邊的悲痛，無限的愁傷。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爬起身，打開了窗子，在冷風淒雨中展開箋紙，顫抖的手塗了下面詞句：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畧貪歡！

獨自莫憑欄，
無限江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

他緊握了筆，他不忍讀下去，伏在牀上，又痛哭起來，紙上的字跡，早給淚水弄模糊了。

流珠也跟他一夜不睡，在旁邊無法安慰他。

「國主爺睡吧！娘娘或因雨下大了，不能回來，明天也許定能回來的。」

「想得到一點安慰。」他無限癡情地望着她，可是她卻默默無言，低下頭來，不能回答。

慌亂地跑上門來。他守門老頭，惺忪着睡眠，忽地，他的守門老頭，惺忪着睡眠，

「國主爺！娘娘回來了！」
這意外中的意外，使他由驚喜而慌張了，流珠急忙奔出迎接去。

「會兒，一個散髮面黃，面黃神萎的女人；緊靠着流珠，一步一步挨了進來。」

「是英！」他一看就知道她是誰，失聲地大叫起來。

她大驚地撲到他懷裏，在戰慄的哭聲中，她凄怨的向他訴苦：「當初不聽陳喬的話，國主爺！我們快悔當初不聽陳喬的光榮了！可是現在已遲了，我已經被宋主……」



通屋奇應丸

小兒良藥

發育
強化

中國發行 通屋大藥廠
上海浦三路五〇號 各藥房均售

保能 除小 兒百 安平